

目錄

	粵切字 Sample 𨮑𨮑𨮑 全精	5
	粵文一日用口字旁，粵語就一日係方言 . . .	9
	雜論 1	12
×	雜論 2	13
8	雜論 3	14
ㄣ	雜論 4	15
ㄥ	雜論 5	16
三	雜論 6	18
文	粵切字嘅下一步推廣策略係乜嘢？	19
十	我地必須虛心懺悔反省	20
十一	「粵語入文」係一個極度自我鄙視嘅思維 模式	21
十二	拉丁化係粵切字嘗試避免嘅命運	22
十三	我地要嘅	24

十×	廣東話喺一眾嘗試逆勢建立自己語言共同體嘅諸漢語言中，有類似周天子嘅崇高地位。	25
十♂	粵切字非常之靚	26
十+	你每日都有留意嘅粵語漢化	27
	粵語 乜 漢化係 交 樣發生 㗎？	27
十二	點解要粵字改革？點解改革要用粵切字？	29
十三	訓讀嘅最大好處	32
十文	香港人愛有自己嘅名	33
廿	口字旁之弊	42
廿一	𠵼𠵼	43
廿二	Surely jyutping is a subpar romanisation system	44
廿三	本字考的根本哲學同政治取捨	46
十×	我哋全部要晒	47
十♂	蒙古人點做，我哋要比佢哋做得更狠 . . .	49
十+	我哋嘅子彈	50
十二	消滅詞彙，你擔當得起？	51
十三	香港人必須放棄漢形名	53
十文	嗰啲自然演化出粵切字嘅平行宇宙	54

卅	堅定流？	55
卅一	廣東話再上唔到車	56
卅二	廣東話從來冇「中英夾雜」呢回事	57
卅三	當一個人同你講「你寫返好啲中文先啦」	58
卅又	吳語小字對簡體字嘅立場	59
卅𠄎	簡體字係我哋嘅戰略隊友	60
卅一	粵語係一個冇哲學嘅語言，甚至乎係一個不善於畀人用黎討論高階思哲內容嘅語言。	63
卅𠄎	Epigrams	64
卅三	美感絕對不是主觀的	68
卅文	漢字專用導致嘅語法頹敗	69
卅	漢字專用導致嘅語法頹敗	70
卅一	我們暫時建議大家用粵切字處理有音無字的粵詞	72
卅二	依戀漢字者	74
卅三	論重符「々」	76
卅又	粵語動漫	77
卅𠄎	粵語動漫	78
卅一	不切實際論、有可能架喇論全部其實都係求其反對論	79

卅二	呢兩日有位好朋友不停咁同我講，粵切字嘅推行唔可以再等，一定要儘快出輸入法。	80
卅三	女書嘅故仔	82
卅文	粵切字能否用來書寫其他漢系語言	83
ㄆ十	講普通話係殖民嘅行為	85
ㄆ十一	英文呢種語言	88
ㄆ十二	「方言」呢個狗牌	89
ㄆ十三	英文可以做得我哋嘅 𠵼，廣東話就係𠵼𠵼。	94
ㄆ十ㄨ	所謂的「中文」	95
ㄆ十ㄆ	正字本字的迷思	96
ㄆ十一	意借 𠵼 形借：與假借	98
ㄆ十二	convinced	99
ㄆ十三	〈書面化羅馬字不是完全的「我手寫我口」〉	107
ㄆ十文	親，簡體字是個好東西	109
ㄨ十	淺論粵字發展方向	112
ㄨ十一	「冇」字	124
ㄨ十二	速議「廣東話是否方言」	125

| 粵切字 Sample | 𪛗𪛘𪛙 全精

聲母

b 比 𪛗	p 并 𪛘	m 文 𪛙	f 夫 𪛚
d 大 𪛛	t 天 𪛜	n 乃 𪛝	l 力 𪛞
z 止 𪛟	c 此 𪛠	s 𪛡	j 央 𪛢
g 𪛣	k 𪛤	h 𪛥	ng 𪛦
gw 古 𪛧	kw 夸 𪛨	w 禾 𪛩	m/ng 𪛪

韻母

		-i	-u	-m	-n	-ng	-p	-t	-k
/aa/	aa 乍	aai 介	aau 𠂇	aam 𠂇	aan 万	aang 生	aap 甲	aat 压	aak 百
/a/		ai 兮	au 久	am 今	an 云	ang 𠂇	ap 十	at 乜	ak 仄
/e/	e 无	ei 𠂇	eu 了	em 壬	en 𠂇	eng 正	ep 夾	et 爰	ek 尺
/i/	i 子		iu 么	im 欠	in 千	ing 丁	ip 頁	it 必	ik 夕
/o/	o 个	oi 𠂇	ou 有		on 干	ong 王		ot 勾	ok 乇
/u/	u 乎	ui 会			un 本	ung 工		ut 末	uk 玉
/oe/	oe 居					oeng 丈			oek 勺
/eo/		eoi 句			eon 𠂇			eot 𠂇 𠂇	
/yu/	yu 𠂇				yun 元			yut 乙	

表 1.1: 韻母

聲調

1	2	3	4	5	6
𤄎、𤄎'	𤄎'	𤄎`	𤄎 ^u 、𤄎 ^u	𤄎'	𤄎`
𤄎、𤄎'	𤄎	𤄎	𤄎 ^u 、𤄎 ^u	𤄎'	𤄎
分	粉	訓	墳	憤	份

表 1.2: 𤄎 切字聲調

II 國之語音

今日，十月九號，係諺文日。

諺文日，又稱之為「韓字日」（한글날），係南韓為咗記念喺 1446 年，世宗大王公佈《訓民正音》（훈민정음）而定嘅國定假期。

北韓都有自己對應假期，定喺一月十五號。

之所以要咁大陣象舉國慶祝，係因為「諺文」嘅發明，解決咗朝鮮呢個國家嘅文字問題，事關係諺文之前，韓國係冇自己嘅文字。諺文嘅發明，唔單止為韓語嘅「有音無字」「言文分離」提供咗解決方案，奠定咗「韓文」嘅基礎，仲為韓國奠基咗佢哋自己嘅獨立文化嘅基礎。如果會話係華夏文明嘅開端，話諺文係朝鮮文明嘅開端都唔係冇得拗。

諺文嘅發明背景

「諺」嘅原意係「俗語」，顧名思義「諺文」一詞就係「表記俗語（朝鮮語）之文字」嘅意思。呢度其實都已經見到諺文嘅發明開端。

嗰陣時，韓語只不過係平民百姓嘅口語，貴族同士大夫雖然口講韓語，但係寫嘅就係漢字。想寫野，就必須用漢字。用漢字，你可以寫文言文。如果想將篇文言文用韓語讀返出黎，就要用一啲非常複雜、無咩系統嘅規矩，去將文言文句子轉化成為符合韓語語法嘅句子，先至得。如果你想寫韓語，姐係想「我手寫我口」，你淨係有漢字可以用。你就只可以用漢字，攞住漢字嘅音去寫韓語，亦即係通篇用「假借」嘅手法去寫，好聽你就係《萬葉集》，難聽啲你真係同「港女文」冇乜分別。而呢啲嘅查實係見招拆招嘅書寫手法，就衍生咗所謂嘅「鄉札」、「口訣」、「吏讀」。漢字本身要學就已經成本高，噉樣嘅文字秩序就令韓文嘅讀寫變得更加係難上加難。

朝鮮國嘅第四代國王世宗大王，好想係佢嘅國家推行儒家禮教，但係佢寫用黎教育大眾嘅書，淨係可以用漢字，庶民根本睇唔明。佢嘅臣民，有野想講，都有辦法喺書面上同佢表達。為咗解決呢個極度嚴重嘅「言文分離」問題，佢就下令要發明一隻新文字。喺《世宗原詔》度，佢話（原文係漢文）：

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爲此憫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易習便於日用耳。

用粵語白話文講嘅話就係：

我哋國家嘅語音，同中國嘅唔同，所以同中國嘅文字唔啱牙。正因為係咁，愚民（唔識字嘅平民）就算有野想講（有冤情），最終好多都有辦法同國家申訴。我為呢個問題深感悲哀，對佢哋面對嘅情況深感憐憫。所以，我而家就整咗二十八個新字出黎，希望人人都可以好容易學識，畀佢哋日常生活度擺黎用。

世宗大王發明嘅諺文，都真係相當之驚為天人。呢隻文字，表音奇準，使用規則奇簡，字符同字符之間嘅字形設計上有耐人尋味嘅隱性邏輯，仲將中國「天地人」同陰陽學說暗合咗入去，仲借鑒咗漢字嘅六書原則並加以闡發托展——基本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同樣係漢字衍生出黎姊妹書寫系統，比如西夏文、女真文、喃字、方塊壯字、日本假名等等，都有諺文咁科學——諺文稱之為東亞文字最為犀利者實在當之無愧。

呢隻文字，真係「智者不終朝而會，愚者可夾旬而學」。意思姐係「聰明人唔使一個朝頭早就可以學識，就算係白癡都可以十日內搞掂」。

反對諺文同戀慕中華嘅士大夫

世宗嘅諺文推出咗有幾耐，就有人出黎大大聲聲反對。最有代表性嘅，就係一個叫崔萬理嘅儒家士大夫。佢寫咗一篇題為《反對創建韓文》（又名《上疏反對世宗推行諺文》）畀世宗睇嘅上疏。裏面開宗明義就話：

我朝自祖宗以來，至誠事大，一遵華制，今當同文同軌之時，創作諺文，有駭觀聽。儻曰諺文皆本古字，非新字也，則字形雖倣古之篆文，用音合字，盡反於古，實無所據。若流中國，或有非議之者，豈不有愧於事大慕華？

我哋唔使翻譯晒出來都睇到佢嘅反對重點，就係「採用諺文，就係脫離中國，咁樣係違反『一遵華制』、『至誠事大』、『事大慕華』嘅國策。」乜嘢係「事大」呢？「事大」，姐係「事大主義」。「事大」一詞來源於《孟子》嘅「以小事大」。。「事大」裏面嘅「事」，可以理解為「服侍」。「事大」就係「為大行事」或者「服侍個『大』嘅野」。咁乜野（或者邊個）係「大」呢？就係中華，亦姐係中原皇朝，亦姐係中國。而「事大主義」注意，就係外交政策上視中原皇朝為中華（故此為「大」），以自己為「小」，而呢個外交政策上嘅體現，其中一部分就係文化上靠攏中國，將自己變成為「小中華」。崔萬理嘅意思就係，如果推諺文，就係違反朝鮮作為小中華嘅身分——言下之意就係，做得中華，就一定要用漢字。

佢之後又話：

自古九州之內，風土雖異，未有因方言而別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類，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無足道者。《傳》曰：「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歷代中國皆以我國有箕子遺風，文物禮樂，比擬中華。今別作諺文，捨中國而自同於夷狄，是所謂棄蘇合之香，而取蟪蛄之丸也，豈非文明之大累哉？

簡單黎講，就係話自古以來，就算方言唔同，都唔會改用其他文字（換句話就係佢認定韓語只不過係方言）——而唔用漢字嘅，就係自作夷狄。由華夏文明去開發夷狄，令佢哋變成為中華，就係古而有之嘅大道理姐；調返轉頭本來已經係華夏文明裏面，跳返出黎做野蠻人，邊有咁嘅道理架？之後佢又話朝鮮好耐之前（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中原嘅「箕子」蒞臨，朝鮮仲繼承咗佢所帶黎華夏文化添——我哋嘅文化，根本就可以同中華有得揮。家下你另起爐灶發明諺文，係放棄中國而將自己化為冇文化嘅野蠻人，係放棄蘇合呢種香草嘅香，而換黎甲由卵嘅行為，噉樣仲唔係文明大倒退？

諺文之後嘅發展

崔萬理 𠵿𠵿𠵿𠵿_{fi li fe le} 𠵿𠵿𠵿𠵿_{bi li baa laa} 嘅理性批鬥，都唔係好阻止到世宗大王推行諺文。諺文好快就畀民間度流出去散播。但係唔係個個都接受同肯採用。開初大部分嘅名門望族同士大夫多對諺文嗤之以鼻，繼續用佢哋嘅漢字，要到二十世紀上流社會先至出現啲毫無系統嘅漢諺混寫。諺文就反而喺低下階層，尤其是係女人同奴婢之間度廣泛採用。唔少本來唔識字，亦唔會有機會識字同寫野嘅人，就攞住諺文黎寫日記。但有幾耐，諺文就畀人 𠵿_{ban} 咗。

朝鮮國嘅第十任國王燕山君，係一個大暴君，專搞埋晒啲寸斬、炮烙、拆胸、碎骨飄風等等嘅酷刑。而且佢又淫蕩非常，後宮膨脹，又時不時將啲佛寺改建成為妓院。百姓民怨沸騰，淨係得把口就用諺文寫野侮辱同詛咒佢。燕山君就下令取締諺文。而自此之後，諺文都主要淨係畀婦女同僧侶之間流傳使用，故諺文亦稱為「女書」或者「僧字」。

呢個情形一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朝鮮半島民族意識強烈提升先致開始有改變。大韓帝國高宗國王喺 1894 年至 1896 年間推動甲午改革，其中一部分頒布命令規定「法律條文與公文基本上應採用諺文；但全漢字或漢字與諺文混用的版本於必要時可以增加」。之後有幾耐日本帝國夾硬吞併韓國嗰陣，日本人頒發咗《朝鮮教育令》，規定埋一個星期中韓語同諺文嘅教育時數》（但韓語同諺文係有官方地位），亦編製咗「詞根用漢字，虛詞用諺文」嘅韓文教科書。但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諺文就被視為係朝鮮國族主義嘅象徵，又事被禁止使用。

諺文嘅下一個歷程碑，係 1948 年政府提出嘅《諺文專用法》。自此，韓漢混寫就真係抬頭。到咗六七十年代，極力主張使用諺文嘅總統朴正熙，喺 1970 年發表漢字廢止宣言，小學𠵿把爛廢除漢字教育。到咗 1980 年代中期，韓國嘅報紙、雜誌等，開始逐漸降低漢字使用頻率。噉係因為幾乎冇接受漢字教育嘅世代（諺文世代）開始佔多數，搞到漢字嘅出版物賣唔出——漢字續漸安樂死。

與此同時，北韓做咗自己嘅諺文拼寫改革，亦一刀切完全廢除晒所有漢字；中國改用簡體字，二簡字唔成功要打倒褪；星加坡曾經試過自己簡化漢字，但用咗就直接採用中國嘅簡體字方案快靚正；台灣、香港、澳門就繼續用繁體字；越南完全廢除漢字，採用以法文為參考基礎嘅拉丁拼

音文字發明咗「𠵼國語」(chữ Quốc ngữ)；而日本就繼續漢字假名混用。

而到咗近年，漢字教育喺南韓仍然係教育政策嘅一大爭議。有人認為廢除漢字造成嚴重文化斷裂，搞到韓國人連《世宗原詔》同自己嘅憲法都睇唔明。廢除漢字亦導致韓語無法擺自己嘅漢語詞根發展新詞彙，社會同經濟發展所需要嘅新詞彙只可以全部透過音譯英文呢種嘅烏呢媽叉手段黎解決。唔識漢字，亦令韓國同中國、日本、台灣等地文化交流上出現隔膜，甚至因為同音字問題而搞出「賤出名將事件」。但亦有人認為，漢字「三多五難」，而且而家諺文已經完全成熟，學漢字根本就多餘同咁時間。況且，諺文咁鬼犀利，咁鬼精準，點解要學人地國家（中國）嘅野？最大力反對漢字教育嘅「韓字學會」甚至話「韓字係可以係全世界面炫耀嘅科學文字」、「漢字係特權階層嘅反民主文字」、「根本就冇南韓國民認為韓字專用唔方便」。呢種嘅心態同朝鮮民族主義結合，都滋生咗唔少語出驚人嘅說話，譬如咩「韓國之所以可以科技發展一飛沖天係因為諺文奠定咗韓國嘅數學同邏輯基礎」。到咗而家，漢字復用喺南韓仲係處於一個唔嘜唔吊嘅狀態。

諺文界粵語嘅啟示

我哋而家嘅粵語，仍然處於一個未能夠全面「我手寫我口」嘅落後境況。「本字考」仍然係處理粵語「有音冇字」嘅主流方案，以拉丁字母為基礎文字嘅粵拼亦有其推廣——但呢啲嘅手法其實都係自己嘅問題同盲點。「本字考」嘅基礎理論同方法論其實非常可疑，生產解決方案龜速，而且毫無系統，民眾參與唔到。而且本子考完全係事後解決主義，係社會度有咁上下數量嘅人用一個詞，我哋先至會搵個本字出黎，故此追唔上民間粵語嘅高速發展，甚至係排斥自然發展。其實呢度已經見到本字考嘅方法論謬誤——如果個詞係新嘅，《康熙字典》裏面又點會有本字呢？咁樣唔係刻舟求劍係乜野？所以話呢，本字考其實係延續住粵語言文分離嘅劣況，雖然有陣時佢哋都生產到啲雅味不俗嘅方案，譬如「齙齙」(gee gut)、「艷艷」(忤憎)，同「齙牙聳舩」(依牙鬆鋼)噉，都咪話唔話有聯綿詞嘅 feel。

至於拉丁拼音方案，字型美感上同漢字相斥，即使全民識用，都冇人會當作為正式文字。除非我哋用極其粗暴極權嘅手段全面廢除漢字，將漢文粵語完全消滅打殘，將粵文構建成果推倒重來，喺呢個一片荒蕪嘅曠野

度畀粵語全面採用粵拼，否則粵拼就只會係類似普通話拼音嘅輔佐子系統。外國人或者香港嘅少數族裔學咗粵拼，其實都會依舊係文盲，因為根本冇野係用粵拼寫。

韓國廢除咗漢字，其實可以話係個陰差陽錯嘅偶然，而唔係佢演化嘅必然結果。漢字好似已經係韓國徹底死亡，但其實不然，佢仍然有復活嘅機會——只要政治環境風向改變，基本上係必定會復活，因為好似崔萬理嘅士大夫係韓國依然存在。漢韓混用，反而先至係最自然同效益最大化嘅方案。所以，我哋應該從諺文歷史度專注嘅，唔係漢字嘅死亡，而係諺文點樣完成咗「韓語有韓文」個工程。更重要嘅，廢除漢字然後諺文專用所損失嘅，係比唔上唔用諺文夾硬用漢字寫韓文嘅荒謬。

「감사합니다」當然唔夠「感謝합니다」咁多資訊啦；「안녕하세요」(「安寧하세요」)、「죄송합니다」(「罪悚합니다」)、「미안합니다」(「未安합니다」)、「실례합니다」(「失禮합니다」)等等嘅例子都睇到漢字嘅表意同跨語言溝通功效啦。但係我哋要對比嘅唔係「諺文專用」同「漢諺混用」，而係「諺文專用」同「漢字專用」。如果呢个野全部用漢字寫，噉啲「habnida」點算呢？用「合尼大」假借黎寫？如果用漢字假借黎寫韓文會覺得係篤眼篤鼻嘅，噉點解「多謝囉」裏面嘅「囉」我哋又唔覺得係問題？呢個「囉」，無論你係用「囉」又好，「晒」又好，個詞都係同個漢字冇意思。你用漢字，反而係隱藏同模糊咗粵語嘅語法部件。同樣道理，「做咗」「做緊」「做埋」「做過」「做住」「做親」「做做下」嘅「咗、緊、埋、過、住、親、下」其實全部都係攞咗漢字黎做啲漢字唔應該做嘅野。

更重要嘅係，我哋香港人因為我哋嘅政治成見同我哋引以為傲嘅文化背景，好容易無視咗漢字教育，真係需要巨大成本。要民眾學漢字，你係要投入大量資源同事件架。雖然我哋會覺得係依家呢個世代，呢啲錢同事件根本唔係啲乜野。但係諺文發明咗之後幾百年黎都有政府支撐，都可以係低下階層繼續傳承發展，反而漢字就無法擴張佢自己嘅領域，就已經暗示住邊一個嘅成本效益比較好。我哋因為愛戀漢字，所以抗拒所有漢字以外可能可以解決到我哋語言寫唔出嘅方案。某程度上，我哋係寧願保住漢字，粵語唔可以原汁原味我手寫我口都冇所謂。再簡單啲黎講，我哋個個都係崔萬理。

廣東話，配有自己嘅文字。粵語，配有自己嘅文字。我哋，配有自己

嘅文字。所以，要粵字改革。

央乙·止子·ㄣ𠂔·ㄣ百·亼乇·禾会·亼𠂔·夫𠂔·丨𠂔文·乃千·丨〇·央乙·
文·央乚·

川 粵切字可「有邊讀邊」，毋需教育局，就可無師自通

「粵切字」，又稱「粵砌字」，最犀利嘅·夫子·此居，就係佢可以啟動激活到香港人「有邊讀邊」嘅閱讀漢字能力，加上透過上文下理推理同我哋對既定詞彙格式嘅把握，基本上係可以一目瞭然讀得明。

呢個點係點解粵切 孖孖好 *easily* 比所有其他拼音方案優勝嘅原因，包括諺文、假名，甚至任何一個拉丁拼音。佢哋全部都要教，但粵切字基本上唔太使：要識讀基本上唔識教，要識寫就當然要背字符——但係，你唔鍾意一個字符，都可以換。只要「反切」嘅拼音原則喺度，就唔使太擔心字符點樣變。「變態假名」幾百個，底層嘅原則係萬變不離其宗。

時粵切字，可以繞過官方教育機構，唔使去攞呢個所有人都認為必須攞到先至可以展開語文構建工程嘅體制嘅特質，係一樣就連「粵拼」都未必做到嘅嘢。所以，所有話必須攞到政權先好搞語文改革嘅說話，都係錯誤。粵切字，就係一個唔使去奪權就可以架空現時語文政權嘅方案。

而粵切字做到有邊讀邊，意味住佢可以話係我哋現時「粵製漢字」嘅進化品。與現時「粵製漢字」，或者「粵方言字」唔同嘅係，粵砌字係有系統，可以有規則地預測、組裝、延伸。唔似而家雜亂無章、不成系統，只有局內人識睇識用，局外人就一頭霧水。

粵切字，係我哋應該攞黎用嘅自然文字系統。粵切字，就係未來嘅粵字。

× 點解漢字專用粵文對廣東話黎講係慢性自殺

乜野係「漢字專用」？「漢字專用」就係淨係用漢字黎寫野。乜野係「粵文」？「粵文」就係將粵語口語完全透過文字表現於書面嘅文。咁，「漢字專用粵文」，就係淨係用漢字黎將廣東話口語完全表現於書面嘅文。

我哋而家大部份嘅粵文都係漢字專用，譬如《迴響》、蘋果，同啲辜季比^{youtube} 字幕嘅粵文，都係漢字專用。

多語漢字專用嘅集體博弈不穩定

如果廣東話以漢字專用嘅模式去書寫粵文嘅話，廣東話呢種嘅語言就會慢慢死亡。點解？因為廣東話呢者口講嘅語言，就會因為佢嘅書面語，係淨係用漢字寫。而喺一個時空之內，世間上最到只可以有一隻語言嘅書面語係漢字專用。如果世界上有多個一隻語言係漢字專用緊，就會構成唔穩定。而呢一個唔穩定嘅情況，會好快陷入競爭動態，到得返一個留低嗰陣先至會停止，回歸穩定。

漢字學習成本極高，係要學嘅話就一定係學利益最高嘅

人要考慮邊隻語言去學或者用嗰陣，我哋係無法避免利益行頭嘅成本效益衡量分析。大部分人係唔會脫離到市儈嘅效益運算。人學語言，基本上籠統而言，就梗係盡求以最少嘅成本同負擔，就可及換取到最大嘅利益。

而好多時候，一個人去學習同使用某一隻語言嘅成本，係同嗰隻語言嘅文字掛鉤。如果兩者語言都係用同一隻文字，咁佢哋就會有一樣嘅文字學習成本。而對於用開其他文字嘅人黎講，兩隻都係用漢字嘅語言，學習成本會係差唔多——都係圍繞住漢字嘅學習成本黎計數。

漢字專用，客源重疊

漢字嘅學習成本，係非常高。而個使用漢字到能夠存取利益嘅門檻，亦係非常高。基本上所有漢字專用嘅語言，都係面對住同樣嘅情況：學習成本高，啟鎖取利路途長、所需累積語言能力高。既然係咁，唔去學預計效益最高嘅語言嘅機會成本效益比就會大到難以承受——而大部分以利行頭嘅人，睇到呢一點，選擇已定。佢哋就必定係會去學效益最大嘅漢字專用語言，其他嘅都置之不理。而而家效益最大嘅漢字專用語言，係普通話，而唔係廣東話。所以，如果廣東話同普通話都一樣係漢字專用，廣東話嘅客源就必定輸畀普通話。

漢字學習成本極高，學完一隻漢字專用語言，難會再砌另外一隻

雖然學咗一隻再學另外一隻，譬如學完普通話再學廣東話咁，因為你已經把握咗漢字，所以學第二隻漢字專用語言嗰陣可以慳返唔少成本。但係所慳返嘅同所賺到嘅比例唔係吸引得拒無可拒，加上唔係話個個都咁有魄力去不停咁學，好大機會出現嘅情況就係一百個人學咗一隻漢字專用語言嘅人裏面，之後再去學另外一隻嘅只有極度之少。姐係話，一旦一個人去咗學普通話之後，你想佢再兜返轉頭學廣東話？想創你個心。最緊要嘅係，所有漢字專用嘅語言都純粹因為佢哋係漢字專用而係死敵。佢哋因為自己係漢字專用，而逼使咗大家互相嘅客源為同一班人。而廣東話，係因為佢嘅政治同經濟現實，唔會鬥得贏普通話架。

中產：見利遷語，語言不忠

仲有，以上嘅論點同分析，唔係淨係適用於外國人，而係粵語母語人士都適用。粵語為母語嘅父母，只要語言忠誠度稍微略低，比較容易見利忘義，就會表現曬上述嘅「棄粵迫普」現象。加上嗰種完全無知嘅「咪都係用中文字！咪都係中文！」嘅思維，粵語為母語嘅父母就係將自己嘅子女送曬去學普通話，廣東話就係「無所謂啦」處理作罷。你見到而家幾多中產家庭由細路出世開始就淨係講英文，就已經可見端倪。粵語同普通話直接係同一個文字體系度競爭，情況就更加差。廣東話，就會咁樣係漢字專

用嘅語文秩序度，監生被棋局餓死。一山不能藏二虎嘅規則顯然易見。漢字專用嘅語言，只可以有一個。

要漢字專用，就要坐穩「中文」嘅帝位

呢個亦意味，如果你想廣東話係漢字專用，你就必須使所有其他都係漢字專用語言，一係就停止漢字專用改為「漢甲混用」，一係就吞噬佢哋。要漢字專用，你就要變成「中文」。要變成「中文」，你就要將所有其他嘅變成你嘅方言。

廣東話要漢字專用，就要殺死所有其他漢字專用嘅語言。

「阿乃椅子羽個乃教師二有馬下」——如果日文係漢字專用，你學得黎？

曾幾何時，日本、朝鮮、越南，都係以漢字專用嘅語文秩序黎書寫佢哋嘅語言。日文嘅《萬葉集》就係咁樣寫「阿乃椅子羽個乃教師二有馬下」（昨日、あの椅子はこの教室にありました。）寫日文，論盡程度有而家粵文嘅漢字專用過之而無不及。

到咗而家，日本已經係假名漢字混用，韓國就諺文專用，而越南就係已經全盤拉丁化。因為漢字專用而語言消亡畀中國嘅中文吞噬可能性因此而減。試問，如果佢哋仲係用漢字專用緊，論論盡盡咁去寫佢哋嘅語言（如圖），擺係普通話隔離，你仲會唔會咁容易有心力去學佢哋？但係中國內嘅諸夏語言幾乎個個都仲係用漢字。上海嘅上海話、潮州嘅潮州話、惠州嘅客家話，安徽嘅安徽話，南昌嘅贛語，仲有香港嘅廣東話，通通都係用漢字專用。係咁嘅情況下，你有咩誘因去犧牲學習普通話嘅機會，轉移去學其他嘅漢字專用語言？何來划算？答案就係：一啲都唔划算。而唔划算嘅後果就係你漢字專用嘅語言慢慢被淘汰，直至你迷失於歷史長河之中。

上述嘅演化機理已經係香港展開咗好幾年。黎香港讀書嘅外國學生有幾個係會學廣東話，甚至更加會因為已經學咗普通話，加上漢字同中文學術界嘅不誠實宣稱廣東話係中文方言（試問「話」點可能係「文」嘅「方言」？），個個都不屑學廣東話，不屑融入香港本地文化，甚至厭惡我哋此類嘅要求，倒返過黎發狼戾。我哋自己嘅中產，就更加係表現咗語言不忠

嘅極致。佢哋擺住英文喺世界各地橫羅語利，講廣東話嘅普通階層就繼續捱廣東話嘅貧窮。廣東話，變緊一隻窮人同 肝𦔻𦔻𦔻_{non-stakeholder} 嘅語言。

漢字專用係自殺，粵漢混用可奔日韓

漢字專用，係慢性自殺。如果廣東話要有希望可以逃出生天，要成為好似日文、韓文、越南文、甚至係好似英文、法文、德文咁偉大嘅語言，我哋就必須放棄漢字專用，放棄對漢字嘅迷戀。粵語配有繼續生存落去發展嘅天直——我哋配有自己嘅文字。粵切字，就係一個可以畀粵語直奔日韓嘅文字系統。粵切字，故此，應該成為粵字。粵切字，就係等住成為我哋未來嘅粵字。

語言	
「中文」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粵語	人人生而自由，係尊嚴同埋權利上一律平等。佢哋有理性同埋良心，而且應當以兄弟關係嘅精神相對待。
上海話	人人生而自由，拉尊嚴脫仔權利上一律平等。伊拉有理性脫仔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個精神相對待。
客家話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同權利上一律平等。佢丁人賦有理性同好心田，並應以兄弟關係個精神相對待。
福建話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合權利上一律平等。因賦有脾胃合道行，並著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日語	寸部天乃人間波、生礼奈加良仁之天自由天安利、加川、尊嚴止權利止仁川以天平等天安呂。人間波、理性止良心止遠授計良礼天於利、互以仁同胞乃精神遠毛川天行動之奈計礼波奈良奈以。
贛語	人人生而自由，在志向跟權利上一律平等。渠們賦有理性跟良心，並理當以弟兄義氣相對待。
天津話	人個頂個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般兒般兒大。他們趁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8 粵文一日用口字旁，粵語就一日係方言

「一啲」、「呢啲」、「嗰啲」、「邊啲」、「啲野」、「快啲」、「少啲」、「呢啲」、「遲啲」、「鬆啲」、「郁啲」、「一啲啲」、「住好啲」、「食好啲」，同「講呢啲」。

「啲」呢個詞，根據《粵典》，有兩個用途。第一個係解「少少」，通常放喺形容詞後面用嚟做比較。而第二個，就係表達複數，用作為一個不可數嘅量詞。唔難睇得出，呢個詞係一個具有重要語法地位嘅詞。「啲」呢個字嘅結構，由「的」同「口」合併組成。「的」係聲旁，負責表聲，而個口字旁，就係意符，負責暗示或者指導個意思出黎。所以，「啲」係個形聲字。再嚴謹少少黎講，個口字旁所負嘅責，就係 搵低話呢個詞係口語用詞，係廣東話，係口語。

呢種咁樣嘅「口語詞」喺粵文好多，但唔係粵文獨有，東北話書面語、大眾普通話、吳文都有唔少。但係天下間五花八門嘅「口語字」，喺佢哋所出現嘅文章，都有同一個隱性效應——就係佢無時無刻都竊竊私語緊喺度同讀者講：「呢篇文章所寫嘅語言，根本就係方言」。「口語字」，佢自己嘅本質，就係要表達口語。佢嘅運作，就係攞唔係口語字嘅字，借黎標音。而為咗我哋可以輕易地睇得出佢淨係攞黎表音而唔要個字本身嘅含意，我哋就加個口字旁，加以強調，以資閱讀。姐係話，你咁樣做唔係用漢字嘅表意功能啦，你本身寫嘅嘢唔係正統雅言啦——雅言要寫出來，點可能要用埋呢啲咁嘅 𠵼𠵼 同低莊手段嘅嘢？齋睇一篇成篇都係口字旁嘅廣東話文章，同一篇全部都係正宗有晒甲骨文祖先嘅白話文，就知道邊一個份量深厚嘅古老雅言，邊一個係要借錢渡日嘅小方言啦。一篇文章，睇佢用嘅字，就可以知道邊一個係可以擔起文化大旗嘅嚴肅文學，邊一個係有料扮四條兼玩玩下嘅方言文章。你嘅嗰啲「口字旁字」，個個都係用傳統漢字

加個口字旁上去，仲唔係方言？乜你哋班野唔係心知肚明呢個原因，先至呃鬼去話「𠵼」先至係「啲」嘅正字咩？聽到呢啲說話，我哋當然會好嬲。但係往往啲回應都係啲呢細路、經唔起深究、而且策略上其實憎盛盛煮重自己米嘅回應：比如啲咩「廣東話係唐宋雅言論」同咩「『𠵼』係《說文》度有」嘅論調，同埋啲啲本字考。講到尾，你咪仲係嗰度「以華度己」？你哋想扮係中華正統，「咁噉呢嚟嘢咩咩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啲」一大咋亂七八糟嘅口字旁，呃得到邊個？根本就係太監扮皇帝。你就連個「啲」字呀，都係用官話嘅「的」作本位加個口字旁㗎咋。「的」字係廣東話根本就唔係讀「ㄣˊ」，係你哋班野唔知頭唔知路，將中文裏面最為重要嘅介詞字不問自取，然後加個口字旁就當自己乜乜乜乜，笑死人㗎。「有音無字」，係方言嘅特徵。

思哲誠實嘅人唔會對呢番說話駁嘴，因為思哲誠實嘅人係會自己同自己講呢番說話——按照佢個範式黎思考，咁樣嘅結論就係必然。

而我哋要嘅，就係跳出呢個範式，要挑戰呢個範式，要拒絕呢個範式。

乜你忍受到「啲」呢個係廣東話裏面有舉足輕重語法地位嘅詞以普通話嘅「的」加個口字旁嘅方式存在落去咩？乜你忍受到廣東話嘅書面語視覺上呈現住「我哋係普通話嘅變體」係信息咩？乜你忍受到漢字對廣東話嘅書面上宣判為方言嘅呢種對待咩？乜你忍受到廣東話嘅「啲」以普通話嘅「的」加個口字旁就算？

如果我哋繼續口字旁落去，廣東話就永遠都只會係一隻文字上用漢字B隊嘅一種B系語言。佢永遠都會係排第二冇得當家作主，仲要永永遠遠以其他人去量度同定義自己，而唔可以自己定義自己。粵語啲呢一個咁樣嘅遊戲度，可能可以做到二房，至多可以做到正室。睇埋家下時局個樣，你做到二奶小三就應該 ㄟ好叱夸・割豬還神喇，再唔係連妹仔都有得你做，等死啦。

但係，我哋要嘅，唔係廣東話做正室。我哋要嘅，係廣東話自己當家作主，唔駛寄人籬下，唔駛睇人面色聽人說話。我哋要嘅，係廣東話好似日文韓文咁自己可以堂堂正正話自己就係語言。我哋要嘅，唔係要說服人嘅依據或者論調。我哋要嘅，係擺晒喺你面前，你有得否認嘅事實。我哋要嘅，係一隻可以畀到我哋可以好似日語韓語咁唔會有人覺得呢隻語言只不過係中文方言嘅文字。我哋要嘅，係一隻會令到所有嘗試咁樣諗嘅人腦

短路嘅文字。我哋要嘅，係一隻可以昇到廣東話尊嚴嘅文字。

粵語配有自己嘅文字，因為粵語應予有尊嚴。

一 雜論 1

有好多人都會揶揄粵字改革，話咩不如用國際標音仲好過啦。問題係文字唔係淨係標音系統。所有嘅拼音文字都係有表意性嘅，而表意性就係透過特定同有限嘅不規則拼音表示。同時間，絕對無誤嘅表音係會造成書寫同閱讀嘅嚴重障礙（香港人連 the 同 da 都分唔開，會分得開 p ph p' 咩？）。但係最重要嘅係，文字唔係淨係攞黎表達口語，亦唔係淨係攞黎溝通。佢有好多好多嘅共用同職責，而其中一個就係賦予佢嘅用家群一個自己隸屬嘅群體，仲有與其相掙嘅尊嚴。粵切字為粵語賦予尊嚴，務求可以好似諺文咁為韓語賦予尊嚴。呢個，亦係點解拉丁化乃為下策嘅原因。話時話：如果有人真係蠢到用 IPA 黎寫自己嘅語言嘅話，好快就會用爛。因為群眾會頂唔順啲規則然後迅速簡化同大產特產例外用法，最後喪失最初嘅最大優勢：其百分百精準嘅表音能力。

二 雜論 2

康德講過，上帝淨係畀咗兩個手段畀人類去建立自然嘅獨立群體，一個就係語言，另外一個就係信仰。而歷史話畀我哋聽，語言係通常都有辦法喺異鄉度維持到超過三代。睇睇移民美國嘅愛爾蘭人，德國人，甚至啲ABC，就知。如果語言瓦解，個群體就會失去生命力，慢性死亡。語言唔夠掂，就要有宗教。香港人的確要有信仰，仲要有自己嘅（神）聖經（文）。猶太人嘅摩西五卷，就係佢哋文明嘅精髓。希伯來文曾幾何時已經變成咗死語言，以色列復國嗰陣就係靠摩西五經及其環繞嘅相關文獻重建、復活、同現代化佢哋嘅國語：希伯來文。我哋都要咁樣做。而係呢個浩瀚嘅工程裏面，粵切字一定要有地位。粵語配有自己嘅文字，而粵切字就係粵語應用嘅文字。

三 雜論 3

官話地區基本上完全毫無髮損。粵語仲一枝公撐緊。吳語就已經死曬。粵切字，好大程度上只係文字改革嘅開始。官話必須有多個文字改革，全部砲彈用曬佢。拉丁化、阿拉伯化、改造諺文、自家發明拼音，全部都要派上場。吳語小字同粵切字已經照顧好吳語同粵語。女書必須改革同活化，參考日本假名繼而系統化為湘、贛提供拼音文字。至於客家話同閩南話，就睇班台灣人可唔可以疊埋心水推白話字或者佢地啲注音符號喇。

文 雜論 4

粵切字係邊個發明，根本唔重要，亦唔應該去而家專研。假名係邊個發明，係空海定係啲平安時代嘅貴族女人，根本唔重要。諺文到底係世宗單人匹馬發明定係集賢寺眾人合力砌出黎，根本唔重要。漢字係倉頡定係伏羲氏整出黎，唔重要。到底係邊一條躡癱將 𠂔𠂔𠂔^{Phoenician} 借黎用寫做 𠂔^{Greek}，邊一條友將希臘字母有借冇還變咗做拉丁字母，唔重要。我哋要嘅，淨係粵切字嘅流傳開去。因為我哋相信嘅就係，粵切字嘅勝利就係粵語嘅勝利。所以，所有睇緊呢個 𠂔𠂔^{page} 嘅文青同文創家，請你哋狠狠咁強我哋嘅舖，用我哋嘅輸入法，去寫詩寫文寫小說做二次創作。你想做崔萬世鬧我哋嘅話都得。我哋最怕嘅，就係淪為 𠂔𠂔^{conlang}，姐係畀人當係玩泥沙。所以，請大家大搶特搶。最好係當粵切字係石頭度爆出黎嘅野，係人人可以擺黎當係自己嘅野。我哋需要咁樣。我哋必須要咁樣。

十 雜論 5

想了一下關於粵切字推廣和文學構建的策略。

將粵謳用粵切字（部分用家喜稱粵砌字）轉寫來得出非漢字的本土粵語文學，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這樣的轉寫文學是假的。如果粵切字文學代表著「真正」的粵性，那粵切改寫的粵謳所散發的「粵性」就是假的。

我們視萬葉集為日本文學的開端，但十九世紀的日本國族構建者卻覺得萬葉集的全漢字性還是讓他們的文化地位非常尷尬，反而由女人寫，全假名或幾乎全假名的《源氏物語》就沒有這一種的漢字尷尬了。

用粵切字改寫粵謳，目的無非在於生產粵語《源氏物語》。但粵謳的本質是《萬葉集》。以粵切字改寫粵謳以得出粵語《源氏物語》來提高粵切字或粵謳，我恐怕，會為粵切字惹來非常強烈的義責。粵切字可以為粵謳標音，但改寫恐怕是大逆不道，是製造偽書。

如果要有粵語（粵切字）的《源氏物語》，真的只能製造，不能作偽書。方法就是讓小學生和中學生用粵切字書寫。女中學生是最重要的瞄準群。

其實，所有在諸夏中嘗試從非政府層面推廣漢型拼音文字（即美感上與漢字相容/可以與漢字混用的拼音文字），瞄準年輕女性，都是策略上策。低下階層、海外僑民 𠵼𠵼𠵼_{ABC}、本地外族（𠵼𠵼_{think} 香港的南亞裔，大陸人，鬼佬）都是推廣焦點。

女性在這一種的社會文字改革有巨大的策略價值。基本上搬西方的基本女權主義理論就可見端倪。而歷史上，我們也看到，女性所面對的壓迫或困難，是驅使他們遠離漢字的動力。假名是由日本女性貴族發明的；諺文反對者全部都是男性士大夫，而燕山君上台後血腥鎮壓諺文，而諺文就透過低下階層的女性保存；永江的女書就不用說了。你可能會認為今天的女性沒有古代般受壓迫。的確是的，當時壓迫還是存在。這樣就夠了。你

想想潮州家庭的那種重男輕女，還有傳統華人家庭的那種完全沒有私隱的變態，就可想像到香港的中學女孩子，會用粵切字來寫日記、短訊、愛情小說—粵切字的《源氏物語》就可面世了。向外族人推廣粵切字是 *capstone*，不能是中間的過程。如果以為可以透過向南亞裔或鬼佬或大陸人推廣粵切字而讓粵切字變成為粵語的未來國書，是大錯特錯。這樣做，粵切字就會馬上被打成為外來入侵的文字，*blahblahblah* 你已經可以想像到連登和高登那些連梁天琦也要罵是支那人的傻瓜和依靠中文貴族秩序搵飯食的士大夫一定罵死—而他們會成功牽動到輿論—那粵切字就必定石沈大海永不超生了。向外族人推廣，是最後一步。當然，粵切字的例外一個構建自己 *legitimacy* 文化合義性的渠道，就是出面的抗爭。只要街上有一個塗鴉寫著「古王·夫玉·亼丈·ㄣ王，ム子·大丐·ㄣ百·文丁；亼丈·ㄣ王·大玉·力甲，禾兮·央也·此兀·力有」，我就已經贏了。以上的策略考慮，理應都適用於吳語小字。

十一 雜論 6

排斥係違反物理架。問題係粵語根本變緊中文，所以我哋嘅粵語細胞衍生咗可以畀普通話病毒依附感染嘅蛋白質。大陸詞彙湧入，係因為粵語出現真空，秩序較強嘅語言就湧入填補，唔可以就咁歸咎曬於政府。反而你地嘅中文老師，姐係所謂嘅士大夫，先至係罪魁禍首。你地要做嘅，係喺日常生活裏面毫不顧面子咁發明新詞。有人用士大夫嘅措辭黎質疑反感發狼戾你就繼續用，用到佢地吐血為止。「人地唔明」係一個白癡嘅辯駁。約定俗成先至係上帝。

十二 粵切字嘅下一步推廣策略係乜嘢？

粵切字成功嘅唯一可行策略，必定係一個行行下就會自己消滅「推行」嘅需要。姐係要去中心化，落之群眾，輕「公佈」重「流佈」。因為咁樣粵切字先至會有有機性。要激活同啟動到呢種嘅散播模式，首先要粵切字嘅文字基建搞掂先。（注意：係文字基建，唔係語文基建。我哋淨係需要 愷，你寫唔寫到出黎，我哋唔 愷，你點寫）。而家已經有輸入法同字體，已經成功咗多過一半。但係問題係已組裝嘅粵切字淨係可以係 *worddoc* 度出現。網上面冇辦法讀取到呢啲字，至多只可以用啲未組裝嘅粵切字黎寫。咁樣就大大侷限咗我哋流通出去嘅可能性。解決呢個問題係我哋嘅首要任務。點搞？最簡單最快嘅方法就係整兩個 *Googlechromeextension*，（1）一個 𠵼𠵼 咗之後就可以讀取到曬啲組裝粵切字，（2）另外一個裝咗之後就可以直接係個 *Googlechrome* 瀏覽器度打粵切字。（1）重要性遠超於（2）。呢個我哋已經做緊。但係極度唔夠人。如果你想幫手，敬請兼且歡迎毛遂自薦。呢樣野搞掂咗之後相信使用人口就會大增。咁之後嘅策略，就係要鼓勵產生粵切字嘅《源氏物語》《萬葉集》《奧德賽》《理想國》同《形上學》。粵語唔可以再·𠵼𠵼也，𠵼夫𠵼 瘡瘡，無詩無文無哲無數嘅呢種落後局面。仲要重譯《聖經》。

十三 我地必須虛心懺悔反省

我地必須虛心懺悔反省，點解講粵語嘅人，咁多都係思哲不全，言無
訥語不法，氣如蠻夷，思緒污穢。

十× 「粵語入文」係一個極度自我鄙視嘅思維模式

其實，「粵語入文」係一個極度自我鄙視嘅思維模式。佢其實就係文字「官話作主粵作客」秩序嘅呈現，亦係白言文對廣東話嘅根本性歧視同排斥嘅運作機理。《迴響》裏面有人講過，有「粵語入文」，咁係咪都有「普通話入文」同「英文入文」？我哋要嘅，唔係咩粵語入文。我哋要嘅，唔係做二房。我哋要嘅粵文，係粵語白話文運動，係文化獨立，係世宗路線。呢個，就係我哋嘅願景，亦係我哋嘅責任。

乜你忍受到「㗎」呢個喺廣東話裏面有舉足輕重語法地位嘅詞以普通話嘅「的」加個口字旁嘅方式存在落去咩？乜你忍受到廣東話嘅書面語視覺上呈現住「我哋係普通話嘅變體」係信息咩？乜你忍受到漢字對廣東話嘅書面上宣判為方言嘅呢種對待咩？粵語配有自己嘅文字，因為粵語係隻有尊嚴嘅語言。

十 8 拉丁化係粵切字嘗試避免嘅命運

簡單講講粵語文字秩序發展所面對嘅棋局。按照現時嘅發展，最大嘅兩個玩家就係純漢字粵文同粵語拉丁文。而粵切字基本上係不成氣候，競爭地位同粵語諺文同粵語假名一樣不入流。而因為基本上粵語諺文同粵語假名基本上有可能發展出去，所以發展潛能粵切字稍微比諺文同假名好少少。

純漢字粵文基本上同本字考嘅關係曖昧不清。本字考勝出嘅機會係 0，但係佢可以係純漢字粵文呢度嗰度 冷，啲落去咁苟且偷生。呢點冇咩好爭議，因為而家就已經係咁樣發展緊。但可惜嘅係，純漢字粵文係慢性自殺。過去一年嘅事已經將自殺速度大大加速，整個粵語生態圈會係 20 年內完全崩潰，香港會上海化。

呢種文化被清洗咗嘅情況下，就好似真空必須會由空氣填滿一樣，拉丁粵文就會立刻暴發，就好似啲菇菌係朽木度滋生咁。

注意，拉丁粵文迅速自然填補真空嘅前提，係有一大乍識講廣東話但係零漢字能力嘅人。呢個前提係唔確定嘅。我哋面對更加有可能嘅情況係粵語滅亡，普通話大行其道嘅情況。

基本上，我哋而家係唔會有粵拼文化出現。我哋太過漢字本位喇。要係而家呢個情況度推粵拼，仲要有受整個群體認可嘅粵拼文學產品出台，根本就係冇可能。八間大學嘅士大夫全部群起而攻之啊陰功。

姐係話，拉丁粵文唯一可以出台稱霸嘅時機就係光復之後。如果光復之後你繼承嘅語言生態圈係仍然有粵語群同有文化資本生產力嘅粵語漢字使用家，你以粵拼作為粵語嘅文字系統呢個舉措就係打爛自己飯碗。如果你唔廢除漢字，羅漢並用，歷史話比我哋聽（1）呢條路係唔穩定，幾乎一定變成為拉丁專用，（2）你透過你自己文化所賺嘅錢一定會相對於現實

下降。拉丁化嘅 *bestcase scenario* 係越南（注意：係 *bestcase*。呢個就係天花板），差啲嘅就係台語、客家語、壯語、彝語呢啲拉丁化咗嘅語文。你死又死唔去，但係又有文化資本，毫無吸引力，你自己嘅舊野睇唔明，遺臣士大夫想同普通民眾講自己嘅文化遺產講都講唔到，跟住自己嘅細路全部以普通話同英文去出面搵食，成個共同體形同虛設。如果粵切字失敗，香港人就一係繼續純漢字粵文而慢性自殺，一係就等拉丁化。而按照現實香港人嘅態度，會繼續純漢字，而光復之後會拉丁化。個重點係，*all natural paths ahead lead to latinisation*。如果我哋唔有意識地去扭軚，拉丁化就係我哋嘅命運。用個數學比喻，拉丁化係一個 *local minimum*。你嘅路徑係趨向嗰度。你入咗去就會好穩定咁喺嗰度發展。

有啲人覺得拉丁化好好。我哋粵字改革學會係唔會駁，亦有得駁，因為佢哋覺得拉丁化好嘅原因就係繼續用純漢字唔得掂嘅原因。

但係，我哋要嘅，係留畀下一代香港人比我哋呢代好嘅一手牌。拉丁化，係由頭黎過。係要白手興家架。

粵語拉丁化嘅方案好多。大家可以睇睇覺得點，然後諗下，咁樣嘅文字秩序會畀到我哋點樣嘅資產去發展。

十一 我地要嘅

我地要嘅唔係一大乍「識聽唔識講」「識講唔識寫」嘅茄喱啡。我哋要嘅係廣東話狂熱份子，廣東話教條主義，廣東話塔利班。

十二 廣東話喺一眾嘗試逆勢建立自己語言共同體 嘅諸漢語言中，有類似周天子嘅崇高地位。

廣東話喺一眾嘗試逆勢建立自己語言共同體嘅諸漢語言中，有類似周天子嘅崇高地位。如果唔係香港展示過，展示到，同繼續展示緊一種另外嘅語文可能性，顯示住「中文」嘅荒謬，吳語根本就冇可能會有咁樣嘅自我意識甦醒，畀承德話殺死咗淪為《國語》同《詩經》裏面嘅方言之後，仲要畀萬世嘅中文教授言之鑿鑿亂噏廿四，入棺之後墓碑都有得你正名。

十三 粵切字非常之靚

粵切字並唔樣衰。呢個係客觀事實。𠵿 乎_{if} 粵切字 𠵿_{is} 樣衰, 𠵿 𠵿_{itisas} 樣衰 𠵿_{as} 諺文喃字新字體。只有腦袋仍然中國中心主義嘅人先至會覺得樣衰。呢點之前講過好多次。基本上任何設計上嘅批評, 都係萬民論驢, 口爽爽矣。其餘嘅批評基本上係閱讀理解錯誤嘅結果。「粵語一日用口字旁, 就一日係方言」呢句說話嘅意思係, 只要粵語係以口字旁黎書寫, 文字上同觀感上就必定強烈產生粵語係「次」「附屬」「變體」嘅直覺, 繼而有助於嗰啲別有用心去構建「粵語係方言」論述嘅人。鬼唔知粵語唔係方言, 問題係個文字系統令人容易話佢係方言。

此外, 呢種嘅文字體系的确會令粵語變成為方言 - 語法同詞彙上向主宰住漢字嘅「中文」靠攏 - 亦姐係「藍青化」。呢個現象喺吳語已經非常清楚。我地粵語嘅語法亦已經藍青化非常嚴重。

十文 你每日都有留意嘅粵語漢化

「Cantonese...may derive from a language similar to proto-Viet-Muong, although a Tai ancestor has also been suggested. In any event, there has been such heavy sinicization that its origins are almost entirely obscured」——William Mecham

粵語 乜 漢化係 交 樣發生 㗎？

1. 中華主義者隱瞞粵語嘅壯侗語、南亞語源頭，當粵語係漢語族群嘅一種。
2. 虛構「粵語係古漢語/雅言/文言/唐宋口語」嘅傳說，滿足咗粵人嘅虛榮感，粵人就忘記自己真正祖源。
3. 忽視越源詞、百越底層，引導粵人以為所有粵語詞都有古華夏源頭。
4. 正字運動令人以為所有粵語詞都可以用漢字寫，唔識寫就係你唔夠文化。

粵語漢字化點解弊家火

1. 大批非漢源字詞寫唔出，逐漸被人遺忘。例如 liu lun, kal lal, kik lik kak lak。粵文詞語趨向單一死板。
2. 新造字吸納唔到入規範書寫系統，例如 hea。造字能力受制。

3. 非漢源詞假借漢字書寫，同漢字本身意義不吻合，粵文亂晒籠。例如「十蚊雞」，同「蚊」、「雞」根本一啲啦呢都有。

見得有啲咩獨特文化。要學嘅，我學你一兩個詞然後嘅英文度咪得囉，點解要咁辛苦去學？拉丁化嘅後果，唔係人人過黎學你。拉丁化咗，廣東話就會變成英文嘅 扛耑关 大池，一個用自己嘅血為英文提供源源不絕嘅嘅世界二流語言。如果真係拉丁化，就真係 耑关 囉。

粵切字，就係一個考慮曬廣東話書面化路途上所會面對嘅問題，以最低成本嘗試去奪取最大利益嘅粵文改革方案。

粵切字，因為個社會本身巧妙地 耑关 同 耑关 到粵語人嘅「有邊讀邊」直覺，人人都可以某程度上「無師自通」。

亦姐係話，粵切字係可以繞過教育局，係群眾度散播出去，成為一種有機文字。加上粵切字可以同漢字混用，粵語文化自立嘅運動可以完全去中心化，唔使政權都可以食到糊。

粵切字運作簡單，系統易明，所有「有音無字」嘅問題唔使經啲咩學究過程就可以一次過處理曬。粵切字仲可以畀廣東話嘅書面語表現到已經同化咗外來詞，同片假名賦予咗日語吞噬英詞異曲同工。粵切字會核平所有無聊同冇用嘅「本字考」，高速完成粵文構建工程，將語文發展嘅重任由士大夫嘅手上轉移至大眾，畀語言嘅主人發揮口語大民主嘅智慧。長遠而言，以玩文字 耑关 為樂嘅士大夫同文字貴族，粵切字將會慢慢蠶食同凌遲佢地嘅嘅文化上來之不義，用之不利嘅話語權。但唔使驚，佢地墨水所承載嘅文化唔會消失。佢地所為嘅博大精深文化，會繼續連綿不斷，但好處係，社會唔需要再為佢地嘅文化自瀆埋單。

粵字改革，就係為廣東話放腳。粵切字嘅系統性同可預測性，將會畀一眾粵語人一個自由、民主、同開放嘅工具去探索宇宙大義玄滄。粵切字係一種 耑关 文字，萬變不離其宗。粵語終於可以追上泰西文明，唔使下下要討論高階思哲概念個陣都要本字考到天昏地暗嘈餐糟。更加重要嘅係，粵語嘅語法特徵唔會再因為漢字專用而被模糊了之。係「粵漢混用」嘅文字秩序之下，粵語嘅語法特徵唔單止見得到，我地嘅語言思維更加會因此而變得清晰。漢字嘅核心，正如老生常談，係象形會意性為主。攞漢字黎寫有可能由象形會意性表達嘅語法部件，姐係所為嘅虛詞，根本就唔妥當。粵切字所提供咗嘅一個畀粵語好似日文漢字假名混用嘅出路，唔單止廢除咗萬惡嘅「口字旁」，仲特獻埋粵語語法出黎，畀粵語嘅視覺上堂堂正正無可否認地做一直獨立嘅語言。

咁樣，戳破語言偽術同濫用語言會易得多。靠思哲博大霧上位嘅可恥之徒，同埋啲句句歪理嘅度污染環境嘅孬種，將會辭窮而無所遁形。公道唔會因為講噏到嘴唇邊唔出而要咩「自在人心」自己呃自己，雄辯唔會再係真理嘅潛反義詞。思哲不誠實將會成為傾計嘅死罪。更重要嘅係，粵切字嘅民主化形聲系統，將會畀我地重新用翻我地嘅 𠵼𠵼𠵼_{reason}，畀我地睇到 𠵼𠵼𠵼_{言談之間}。

粵切字所應承嘅，就係將粵文化提升至日韓 𠵼_{level} 嘅升 𠵼_{le}。係維持到自己本有文化嘅前提下，粵切字將會畀粵語地位躍升至日韓地位。除非陰差陽錯搞到好似韓國咁唔少心廢除咗漢字，粵切字所 𠵼_{offer} 嘅，係一個畀現時大部分以漢字黎寫嘅粵文作品繼續延續落去，但又可以擺脫漢字專用遺毒嘅道路。最緊要嘅係，粵切字係一個 𠵼_得 得好好嘅文字。就算遞時有人要粵切字專用，廢除漢字，粵切字就好似諺文咁，係一個隨時隨地都可以畀漢字復活嘅文字系統——唔似羅馬化。

廣東話嘅書面語運動，唔淨止係五四運動嘅「我手寫我口」。我地要做到嘅，係為廣東話賦予尊嚴。我地要做到嘅，係講廣東話嘅 𠵼_同 𠵼_彰 顯於世。粵切字要做嘅，就做係廣東話所配有，所值得擁有嘅文字。粵字改革，就係要為粵語富裕尊嚴。係因為尊嚴，我地先只要改革，要咁樣改革。

廿一 訓讀嘅最大好處

- 訓讀嘅最大好處就係可以脫嚟「字本位」嘅思維，可以一次過弱化大量士大夫依賴嘅漢字基建。
- 訓讀可以比我哋廣東話完全接受白言文，亦保護到同呵護到呢個我哋此時此刻嘅度演變緊，臊孕緊嘅文化。只不過當然，有人控訴話呢家野就正正係會導致廣東話藍青化嘅原動力，佢哋係完全講得有錯嘅。

廿二 香港人愛有自己嘅名

香港人有兩個名，一個係所謂嘅「中文名」，另外一個就係所謂嘅「英文名」。

呢個咁嘅 念鈴 係唔可以持之以恆，亦唔方便我哋嘅國族構建。講中文名，試問你同中國人有咩分別？一樣都係三個字，連啲姓都係一樣。唔好同我講韓國人同越南人都係漢字名。韓國人有諺文 𐏃𐏆𐏃，越南人有拉丁字母，日本人有訓讀 𑖦𑖫𑖪。我哋依樣同所有畀中國殖民嘅諸夏人民一樣，用同一個姓氏體系，都係三個字。

我哋堅要開始打造我哋自己姓名體系，畀人一睇就知我哋係香港人。係呢一方便，我哋嘅羅馬音譯名，按照住廣東話音而唔係支那話音嚟拼寫，已經唔錯有一定嘅效果 𑖦𑖫𑖪。但係呢啲嘅 𑖦𑖫𑖪 恐怕往往靚係畀外國人睇到，我哋自己仲係畀我哋自己嘅漢名所禁錮同勞役。我哋愛嘅係，要睇到字嘅個名嗰陣時，聽到自己個名嗰陣時，好不猶疑自己同中國人完全冇掙冇掙，就好似日本人見到自己個漢字名個陣唔會認同中國有咩關係。

大改特改嘅方法好簡單，學日本係台灣嘅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嗰種拆字法都得，但好明顯呢個方法比較敏感。

一個比較正兼且照顧到我哋已有習慣習俗嘅方式，就係將我哋所謂嘅英文名，用粵切字寫，然後同漢字仔埋起嚟，竊埋一齊，變成一個完整嘅個體。咁樣，我哋就可以係唔大幅動搖到啲人嘅名嘅情況下，產生新嘅姓名系統，同時兼顧到同特顯到我哋同枝那有所區別嘅歷史同文化傳統。

譬如「陳大文」，佢英文名係 Tommy Chan，英文全寫可能係 Tommy Chan Tai Man。我哋而家按照上述方案改佢個漢名嘅話，就會係「𑖦𑖫𑖪 陳大文」。「𑖦𑖫𑖪 陳」就啱啱好對應返英文名系統嘅 Tommy Chan，「陳大

文」就對應到舊制漢名嘅寫法。但係好處同優益就係在於漢字上呈現到英文，而唔係強行將英文所表現同沉澱左嘅文化背景抹煞同消滅。漢粵運用嘅 咁咁咁 滯緊出嚟。

但係呢個仲係有未盡完善嘅位。姓依然以漢姓為主導。如果洋姓或者印姓香港人嘅話，佢哋又要被迫改漢姓，接受「史思明」「彭定康」同「何鴻燊」變做中國人嘅命運。我哋要有辦法吸納呢啲洋姓、印度姓、和姓，同啲雜巴冷嘅非漢姓，去溝淡我哋嘅漢絲基因。

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掙剩間呢三條規矩嚟打造新姓：（1）非漢姓一律同粵切字寫左先，（2）當非漢姓同漢姓嘅人結婚，漢姓同非漢姓結合做新複姓，（3）複姓同漢姓結婚，照樣做新複姓——新姓取依舊取複姓非漢部分，同漢姓結合，成為新姓。

```
1 class Surname:
2     def __init__(self, hon, joeng, sex):
3         self.hon = hon
4         self.joeng = joeng
5         self.sex = sex
6
7     def isMale(self, p1, p2):
8         return (p1, p2) if p1.sex == "male" else (p2, p1)
9
10         def haveChildren(self, mSurname, fSurname,
11                             child_sex):
12
13             new_surname = Surname(None, None, child_sex)
14
15             if mSurname.hon is not None:
16                 if mSurname.joeng is not None:
17                     new_surname = Surname(mSurname.hon,
18                                             mSurname.joeng, child_sex)
19                 else if mSurname.joeng is None:
20                     if fSurname.joeng is not None:
21                         new_surname = Surname(
22                             mSurname.hon,
```

```

20         fSurname.joeng,
21         child_sex)
22
23     else:
24         # mSurname.hon is None - so mSurname.joeng must

```

```

        exist
25     if fSurname.hon is not None:
26         new_surname = Surname(fSurname.hon,
                                mSurname.joeng, child_sex)
27     else:
28         # fSurname.hon is None
29         new_surname = Surname(None,
                                mSurname.joeng, child_sex)
30
31     return new_surname
32
33
34     new_surname = Surname(None, None, child_sex)
35
36     if mSurname.hon is None:
37         if fSurname.hon is None:
38             # Both mSurname.hon and fSurname.hon are
39             None
40             new_surname = Surname(None, mSurname.joeng,
41                                     child_sex)
42         else:
43             # mSurname.hon is None, fSurname.hon is not
44             None
45             new_surname = Surname(fSurname.hon,
46                                     mSurname.joeng, child_sex)
47     else:
48         if mSurname.joeng is None:
49             if fSurname.joeng is None:
50                 # mSurname.hon is not None, both joeng
51                 are None
52                 new_surname = Surname(mSurname.hon,
53                                         None, child_sex)
54             else:
55                 # mSurname.hon is not None, mSurnam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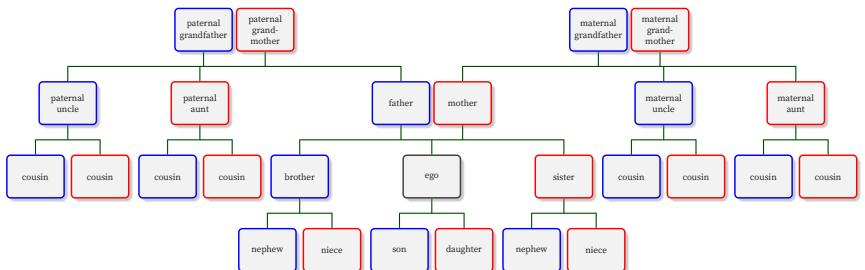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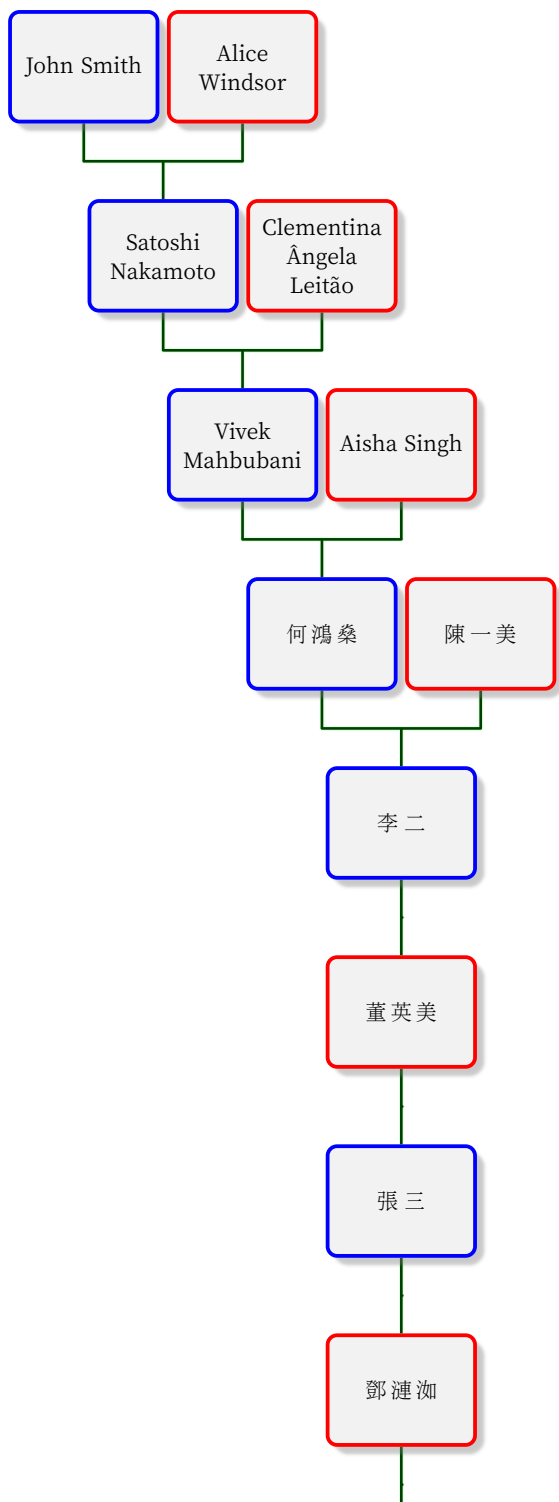
```

50         joeng is None, fSurname.joeng is
           not None
           new_surname = Surname(mSurname.hon,
                                   fSurname.joeng, child_sex)
51     else:
52         # mSurname.hon and mSurname.joeng are not
           None
           new_surname = Surname(mSurname.hon,
                                   mSurname.joeng, child_sex)
53
54     return new_surname
55

```

Listing 22.1: Python Surname Class





Using Jyutping to teach Cantonese would indeed be extremely helpful for the educa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Cantonese. However, using Jyutping to accompany the current writing system for Cantonese, is still a very suboptimal solution. Since Cantonese would still be written entirely and only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which are not phonetic, Jyutping could only play an annotating role, like Hanyu Pinyin for Mandarin. Jyutping, would not be **a** writing system for Cantonese. Jyutping would be used to teach Cantonese, and might be used to annotate Cantonese reading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ut it would not be used as the script in which Cantonese is written. This is entirely like how pinyin is used to annotate Mandarin texts as a reading aid, but the system itself would not be used to write any text. This effectively means that even with Jyutping, as long as Cantonese is written with and only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sinoglyphs), fluency in Jyutping would not imply any literacy whatsoever. You can know your jyutping very well, but you would still be illiterate if presented a vernacular Cantonese newspaper article written entirely in Sinoglyphs.

This is why some advocate Cantonese to completely abandon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script to write Cantonese. Some believe that it is far better to completely romanise Cantonese—i.e. write Cantonese entirely and only in jyutping. This would be akin to what the Vietnamese and the Zhuang have done.

This might appear to be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and the simplest solution. After all, the logic seems undeniable. The Latin script has time and time again demonstrated its advantages, its flexibility, its impeccable infrastructure in terms of how every single computer on the planet is able to process it without any problems whatsoever. However, the cost of latinisation would be complete decimation and severance of one's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assets. This is not something to be glossed over. It would mean the

decimation of access to old cultural products—which are used to generate new cultural products, project soft power, and allow the reaping of economic benefits.

The Cantonese Script Reform Society believes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adopt a script that is compatible and mixed with the Sino-glyphs—just like how the Japanese’s writing system allows for the mixing of Kana and Kanji, how the Korean’s allows for the mixed use of Hangul and Hanja. We believe, Jyutcitzi, a phonetic script that is roughly based on the phonetic principle of *faancit*, offers the best way forward.

Jyutcitzi takes two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ombine them to form one single sound. For example the 廣 gwong2 in 廣東話 is composed of the initial (聲母) gw- and the final (音母) -ong. By combining 古 [gw]u and 王 w[ong] and composing them, we get one single glyph 古王. Tones would be optionally indicated by means of dakuten-like tone marks, (which are also like the tone marks in the bopomofo system that the Taiwanese use). In essence, we have created a phonetic system, in which Chinese characters would serve as phonetic letters. In particular, we have carefully selected the list of letters such that their spatial combination would yield the best aesthetics.

Jyutcitzi could also be combined with semantic components—just like 90

Most important of all, because of the 有邊讀邊 intuition (“pronounce by reading the phonetic component if there is one”) Cantonese speakers, especially Hong Kong Cantonese speakers have, this system, if adopted as *the* Cantonese script, could very well proliferate naturally and organically, without need of centralised education authority. Furthermore, given how this script can be used along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script can seamlessly integrate into current Cantonese writing, thereby maximising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minimising cultural destruction.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is script is phonetic, so it carries all the benefits of Jyutping, and that users of this script would be fully functionally literate.

And there is much left to be said about this script's cultural potential and its capability in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有音無字 (incidences in which there is no Chinese character for some spoken Cantonese word) once and for all, with a completely predictable, scalable, and logical system.

It is our vision to make Cantonese as dignified and as culturally and economically productive as Korean and Japanese. If our vision interests you, we would be very happy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and tell you more about our project. We have already created an input system for this script, usable offline on microsoft docs. We are also working hard to bring this online so our reform can take off as speedily as we can. Cantonese deserves a script—because it deserves dignity.

PS: in the picture included in the link, the tone marks are represented through soochow numerals. This is an old version. The most updated version now uses bopomofo / dakuten tone marks to indicate tones.

≈

廿三 口字旁之弊

口字旁之弊，一目瞭然。

你可能而家仲未熟粵切字。

但係，你嘅子女仔乜會。

你嘅子女會覺得，點解你地可以頂得順呢個咁恐怖咁不成系統嘅系統——真係神奇。你地嘅腦袋係用咩做嘅呢？

你嘅子女，會覺得你可以用到咁樣嘅文字系統，係咪個個有自虐癖好。仲要學校冇教，個個無師自通，好犀利，但係佢地一啲都唔羨慕。佢哋用廣東話黎研究天體物理學之外就有晒時間去度邊個詞用邊隻字，做埋晒呢啲咁米缸數米嘅野。最重要嘅係，你嘅子女，會為你選擇咗畀佢哋一個更加有理則、可預測、民主、可延伸、有尊嚴嘅文字，而對你感恩。

世世代代講廣東話嘅人，都會歌頌你嘅選擇。

𢵘 𢵘

基本上所有講得出「廣東話好博大精深㗎，你睇下我地嘅粗口幾咁精湛？」嘅人全部都係幫倒忙、坭衰家嘅鸚鵡仔。𢵘𢵘 等語心諗。以粗口宣揚粵語嘅策略完全係白痴策略。係市井儂嘅維園亞伯言忱。

之不過咁，我哋似乎有好大嘅需要去將「𢵘」字 𢵘𢵘𢵘normalise，因為佢嘅「好𢵘」一詞裏面扮演住廣東話 𢵘𢵘very 嘅角色，而且似乎個節奏感已經深入廣東話人嘅語言肌肉記憶。

粵切字可以幫佢擺脫到佢嘅粗口出身，俾佢上檯。

好𢵘→ 𢵘𢵘

㗎呢到脫除漢字嘅表意，解鎖演化。

成唔成功就取決於我哋幾快可以忘記到「𢵘𢵘」嘅粗口出身。當然，讀歪音就一定有幫助，就好似「𢵘𢵘𢵘」𢵘 出身根本就係「條𢵘𢵘」咁俾人遺忘。㗎呢一方面，假若「好𢵘」個「𢵘」字本身唔係煲東瓜嘅常用詞彙嘅話，就會易搞㗎，冇咁驚會唔覺意人入咗啲藍青化門路，搞到遲早整班蹩腳學者話「𢵘」本身就係廣東話方言嘅證據。

卅 Surelly jyutping is a subpar romanisation system

Surelly jyutping is a subpar romanisation system as it does not cohere well with English phonetic intuition. What' s the point of a romanisation scheme if it doesn' t allow the English speaker to enunciate your words and allow your culture to ascend into the Roman Republic like the Japanese?

Hmmm word segmentation. I have wondered why should 嘅 in many cases be considered a separate particle but not a suffix that modifies or marks an adjective. Harkens me back to the republican era where 的 (possessive) and 底 (adjectival) are differentiated. 紅色的蘋果 under this regime would mean “the apple owned by red” (which makes no sense) and 紅色底蘋果 would mean “the red apple” . Surely these choices of word segmentation in Cantonese are nothing but the effects of pollution from the questionable and chaotic confusions of sinitic linguistics that arise from idiocy and confusion from the intellectual bondage of the sinoglyphs. Furthermore just because meanings are discretely identifiable does not mean it wise to separate them into different words. Why should we write “cannot” and not “can not” , “forever” and not “for ever” , “tomorrow” and not “to morrow” ? Surely there is an argument to be made that in fusing these words seemingly discrete units of meaning, morphemes if you like, into words, you give the writer more re-

sources to play with. For whence then can we have our Shakespeare, to lift this wretched pathetic and literatureless language that is Cantonese my mother tongue to rival French as did English? Where is our Shakespeare? Where is our King James Bible? Where is our manyoshu? God, give us our own Ju Sigyeong, and let him infiltrate into the bowels of Google and Apple so our language may ride the Roman Republic and multiply across the stars.

廿一 本字考的根本哲學同政治取捨

本字考的根本哲學同政治取捨固然與粵語是敵對關係，但最好的處理方法不是陷入與本字考範式中討論哪個正字對對對或本字考的方法論哪個好好好，而是不要跟他們討論，直接照單全收，全部出現過北被推舉為「正字」的漢字全部接受，然後放進字典，全部都納為可接受寫法。一方面這樣可以使這些冥頑不靈的士大夫永遠跟他們一樣白痴無聊的士大夫狗咬狗骨至死，一方面我們可以大大增加我們粵語詞彙的書面文化多樣性。基本上就是採取日語熟字訓的作法。反正粵切字在這樣的文字秩序中是有絕對優勢的，士大夫要做文章就由他們吧。

廿二 我哋全部要晒

我哋唔好再諗「啦咋」嘅「正字」係啲乜嘢。我哋唔好再諗到底係「噏渣」𨳊、「拿渣」𨳊、「掙𦵏」𨳊、「掙𦵏」𨳊、「荔蔴」𨳊、「幪幪」𨳊、定係「荔𦵏」。我哋唔好再討論呢啲時間嘅問題。之所以咁麻煩，搞咁耐，同咁難形成共識，個根本問題就係係個方法嗰度。討論得呢個問題，其實就係問緊「正字」，係字本位主義，係字大晒義怗。被踢出門嘅，唔俾侵埋一齊玩嘅，係詞本位主義，係時文本位主義。姐係話，問得呢個問題，就係仲係囿於一個「一粒字一粒字」嘅諗法，而唔係「一舊詞一舊詞」、「一舊時文一舊時文」嘅諗法度。

我哋應該脫離「一個時文，一個唐字寫法」嘅教條。「一個時文，一個唐字寫法」本身就係「字本位」思維，跟得多就會字大晒，口講嘅詞彙變成書面上啲字嘅組合。思維嘅 𨳊 𨳊 會畀字坐咗，而唔係語素。

我 𨳊 冇興趣同佢哋班咬地士大夫詢餐餐。佢哋鍾意 𨳊 𨳊 文人，我哋就由得佢哋 𨳊 佢哋思哲癮，由得佢哋爽佢哋個鋪易服癖。因為我哋志在嘅，係廣東話榮登世界思哲舞台嘅一日。我哋要嘅，話大事揸愁嘅權揸晒嘅我哋手，佢哋由得佢哋 𨳊 班八婆嘈到天黑啦。

我 𨳊 目標係愛促進一個發展粵語 𨳊 新正字法，又同時間保持 𨳊 同現有粵語文字 𨳊 尊重 𨳊 連續性。為 𨳊 𨳊，我 𨳊 會採用粵切字同粵拼。點用同幾時用 𨳊 普遍原則 𨳊，就係實詞繼續掙漢字黎寫，而虛詞就儘可能用粵切字黎寫。冇漢字共識 𨳊 實詞 𨳊（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都會掙粵切字黎寫。我 𨳊 諗法係，解決 𨳊 𨳊 一詞多異寫 𨳊 單詞 𨳊 最好符悉，𨳊 係掙過字典 𨳊 權威或者用本字考黎一錘定音標準化，而係通過類似日文熟字訓所帶黎度 𨳊 開放胸襟黎畀佢 𨳊 全部同時存在。就好似「ほととぎす」𨳊 日文 𨳊 可以根據文本的上下文同語域按照作者需要寫做「子

規」、「不如歸」、「杜鵑」、「蜀魂」、「郭公」咁，我忖，應該畀作者𠵿「閉翳」共「𧢲𧢲」之間去揀，又或者𠵿「捌𧢲」、「𧢲𧢲」、「𧢲𧢲」共「𧢲𧢲」之間任君選擇。

如果唐字嘅優勢，係在於佢可以捨表聲嚟取表義，咁點解一個時文唔可以有幾隻唔同嘅唐字寫法？點樣寫，就取決於個寫野嘅人佢篇文章啊，佢自己想表達啲乜嘢啊，佢啲 **naam n**

廿三 蒙古人點做，我哋要比佢哋做得更狠

你唔好同我講話咩「其實，普通話、廣東話，兩者都識晒，冇咩壞姐」。你噏得出呢句，你唔係腦殘就係奸細。淨係識普通話，就已經係對我哋廣東話人係危險。一個識聽普通話嘅靚仔，就係一個可以接收到普通話思維同宣傳嘅接毒體；一個識講普通話嘅人，就係一個會講普通話，喺要喺方便同

蒙古人點做，我哋要比佢哋做得更狠。為抵抗漢人的殖民同化，蒙古人都做出過哪些努力？67 年前的南蒙古人提出了以下對策：一挖：當代蒙古語中不常用的詞彙，優先從古典老蒙文書籍中挖掘二創：對於實在挖掘不到的新事物，用本民族的語言思維創造新詞三借：當前兩者都不盡如人意時，直接借用英語或俄語單詞（以英語為主）

廣東話亦當如此所以我地其實獵巫得係完全唔夠，所有害怕獵漢詞巫嘅都係冇膽匪類同 petty 叛語者。我地廣東話必須比蒙古語同韓語做得更狠。

廿文 我哋嘅子彈

每隻講出口嘅廣東話時文，都係一粒解放香港嘅子彈。

卅 消滅詞彙，你擔當得起？

反對用「智械」明明已有「人工智能」可以用

長遠應該完全開放新詞發明

個問題係，係咪咩詞彙都可以做新名詞呢？字面意思都未能理解，新明詞 ≠ 難理解 有邊個會去製造一啲難以理解嘅詞彙做新名詞？時代進步幾時都係新 + 貼地 ...

除此之外，我認為好需要參考使用率，譬如定一個使用下限，當某一個詞輸入達到某個數量，先納入新詞條考慮

係。難理解係非常個人問題，而且好大程度上係領域同個人教育背景嘅問題所致。喺宏觀嘅提高整體語言表達能力嘅目的黎講視野根本不值得理會。你係一個數學家，你發明嘅詞彙文科人睇唔明，so what? 又譬如你係一個詩人，發明咗「仙氣」「榮光」「Eyeball」等詞，普通人睇唔明，so what? 況且，根本就冇所謂「睇唔明」嘅現象，亦無可能出現。如果一個詞彙，係有所指嘅，係有實用規則嘅，係可同其他詞彙配搭嘅，咁用用下就會有一定數量嘅人識用，唔識用嘅人都可以學得識。任何話「已經有同義詞」然後話應該對發明新詞採取保守態度嘅人，基本上都係冇參透過嘅語言嘅尖端度建模嘅掙扎。只有完全開放詞彙發明嘅語言，先至可以得天下。任何因為文字基建或者語言群守舊嘅語言，都必定滅亡。

你呢段話係完全將我表達嘅嘢，解讀成長你想要嘅意思。其實我個 point 好簡單：喺 add 新詞彙嘅時候嚴謹啲去考慮係咪有呢個必要性，定抑或已有其他嘅詞彙或者有更好嘅詞彙替代

而你係解讀成咗似乎我係完全反對開放詞彙㗎㗎 真係完整咁樣詮釋左為反駁而反駁 ☒

我有解讀錯。你係話要考慮有冇必要性。我就係話任何考慮所謂必要

性嘅提倡都實際係篩選，姐係反對納某啲詞入紀錄。你自己唔清楚自己想要嘅有啲咩意味姐。

「必要性」根本就係個人情緒選擇。只有全知者先至可能知道喺漫長同浩瀚嘅語言時空裡面一樣野係咪「必要」。人根本就做唔到呢樣嘢。

又好嚴格按照「必要」嘅定義黎討論，如果有一個詞係不必要嘅，佢根本就唔可能出現。佢之所以出現，係因為佢嗰時嗰刻嘅語言時空構成佢出現嘅必要。話其之冇必要，係嚴重缺乏想像力同對語言神力敬畏嘅人先至會講嘅嘢。你話佢冇必要，目的就係要剔除佢一係消滅嘅詞彙啊大佬。消滅詞彙，你擔當得起？

卅一 香港人必須放棄漢形名

香港人必須放棄漢形名，要有自己獨特容易辨認嘅名。

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漢字寫 English first name + 漢姓 + 漢名

漢姓可以再參考日本嘅台灣同韓國做過嘅皇民改名易姓手段，達至去漢化嘅效果。

再顛啲，我哋可以加個「源自地方」好似“von Hayek”，“van der waal”，“d’ anethan”。

介詞可以係英源，用粵切字寫，如「from（夫今）九龍」「of（个夫）蘇豪」

William Chan of Wong Tai Sin Tai Man 威廉陳个夫黃大仙大文禾
子力子央今陳个夫黃大仙大文

卅二 嗰啲自然演化出粵切字嘅平行宇宙

嗰啲自然演化出粵切字嘅平行宇宙，同我地嘅世界其實唔係距離好遠。

粵切字坐正咗，大量好難寫嘅擬聲詞就會即刻雨後春筍咁·ㄣ比么·出黎，之後發展多一輪，就會好似日文裡面嘅擬聲詞，變成為上至首相下至地痞佬嘅語言裏面不可或缺嘅詞彙

卅三 堅定流？

我地係特意唔用「流」而用「留」，取音避義。點解「力久·料」嘅「力久」係「流」？冇任何字典叫我地咁樣寫，但係自自然然我地會咁樣寫。可能係因為我地心裏嘅漢字兆物觀話「力久，同「流」嘅個種「不定」係同一個本質，被個水字旁所表達，用「流」就特別符合同有詩意」。但係咁樣其實可以話係污染同干擾，令我地本來要語義分析嘅「力久」多左一層本來唔關事嘅意思要兼顧。

卅乂 廣東話再上唔到車

人類嘅科技火車越開越快。廣東話再上唔到車，就會永遠消失。我地其實只需要一本宏大作品，就可以流傳萬世。耶穌講 Aramaic, Aramaic 就得以存活。我地廣東話，有啲咩人講過？有啲咩人係可以二千年之後都有人記得？

卅 廣東話從來冇「中英夾雜」呢回事

廣東話從來冇「中英夾雜」呢回事。廣東話唔係中文。亦有英文詞。有嘅只係粵源詞，同英源粵詞。所有反對引入同正式接納同 **normalise** 英源粵詞嘅人，都係固步自封，食古不化，不知天高地厚，不知羅馬人何等語言淫蕩而語言先進嘅白癡。英文，係天下間最大嘅語言蕩婦。而正正因為咁，所以佢先至可以雄霸天下，要講咩就有咩詞。德法俄拉義西阿日韓全部吞曬落肚完全冇問題。我地都一定要咁樣，我地嘅廣東話先至可以「講到野」。

「拗攞」係廣東話但係「乍．乜．文云」(argument) 就唔係，呢啲係咩道理？

卅一 當一個人同你講「你寫返好啲中文先啦」

當一個人同你講「你寫返好啲中文先啦」，佢所意味嘅係佢想思哲上殲滅你，但係佢冇料，所以要用埋晒啲 𨳊𨳊𨳊𨳊^{grammar nazi} 式嘅旁門左道黎擾敵。此外，佢仲可以藉此打下飛機，覺得自己好勁好好野。「正音」啊「寫錯字」啊「用錯成語」甚至「哦你寫殘體字」（「我話俾老師聽」）都係同樣嘅行為。

可知道，如果你嘅英文講同樣嘅野，你係等同犯晒 𨳊𨳊^{faux pas}。一個二個會𦉳，因為你好似喺飯檯度瀨屎咁。捉人字蟲係冇 𨳊𨳊^{faux pas} 行為，係對自己身分有自信嘅人絕對唔會做嘅野。

我地嘅語言要昇華，我地就必須杜絕呢種嘅自瀆言辭行為，將呢種嘅污染放逐，令呢種嘅行為變成為言辭上嘅不可以。專注力轉移至語法、詞彙嘅精準、言辭嘅內容複雜性。

如果我哋成功咗，我哋當然可以肯定，我哋而家 99% 嘅砌好粵切字喺一千年後全部都會被淘汰，除咗啲考古學家同文學教授識之外普羅大眾冇人識睇一就好似先秦嘅諸夏方塊字，日本平安時代嘅遣遣假名同變態假名，成宗時代嘅古諺文... 未來嘅人睇我哋而家嘅粵切字就會好似我哋去睇隸定出黎嘅六國文字一似懂非懂，似曾相識，有一種口噏噏唔出嘅陌生親切感。

卅二 吳語小字對簡體字嘅立場

如果你去睇下啲用吳語小字去構建吳語書面語嘅文嘅話，會見到佢哋基本上係一律否定同排斥中共簡體字嘅。但係，佢哋會喺某啲位選擇使用異體字，譬如用「躰」唔用「體」咁。呢個選擇好明顯係完全唔係因為字義原因，而係因為美感原因。佢哋想喺呢度郁·大必·々·嗰度郁·大必·々，以達到一種同漢字官白文有難以言喻嘅距離—操作同效果就好似日文中嘅漢字咁。我哋好大機會都要做啲類似嘅野。

卅三 簡體字係我哋嘅戰略隊友

係時候又再重提一下我哋之前講過，相信令到好多人又翻又覆又 o 嘴嘅關於簡體字說話：簡體字，係香港人嘅朋友。一旦中國恢復繁體字，香港依靠「我哋係華夏正統」呢個構建出黎嘅論述就會立刻破產，依靠呢個論述借返黎嘅野就會全部落入中國嘅袋裏面。而我哋可以肯定，只要中國一日係使用漢字而唔採用啲咩拼音文字，繁體字係 100% 會復活一到時，就會有一大咋大學教授啊，明報記者啊，啲作家啊，中學老師啊，就會出晒黎大大聲講「皇上英明」之類嘅說話，之前所有嘅深仇大恨全部一下間唔記得晒。可能會連提議恢復繁體字嘅官同下令出兵到香港係同一批人都會拋諸腦後。大家千祈唔好畀麻木嘅憎恨蒙蔽咗自己所身處嘅博弈生態圈，講故仔唔好唔小心呃埋自己，要小心仔細睇清楚自己信嘅野內裏有冇矛盾：以「香港係華夏正統」自居，同「香港同中國唔同」，係有矛盾架。粵切字，某程度上就係觀察到呢個矛盾位，嘗試以最最低成本、最唔挑起大家神經嘅手段，喺理論上（但係唔喺美感上）否定前者，肯定後者。我哋已經有乜時間。好快香港人就會流亡四海。如果我哋仲係唔睇清呢個矛盾，仍然依戀前者而唔全面馴身肯定後者，就算你去到外國唔同中國人行埋一齊，你嘅子女都會，就好似 canto-mando 嗰個 YouTube channel 裏面咁。當然明白呢個講法難 wrap your head around, 亦要時間接受，你甚至可能覺得接受唔到。有問題嘅，歡迎過黎討論～～

問題有兩個：第一個就係（似乎）呢度 suggest 如果我哋要引入或者自我衍生類似 tion, ment, ize 等等嘅詞綴，粵切字可能因為佢自己容許加意符嘅呢個操作，搞到最後尾都係失敗-自己冇意思嘅語素，只有語法標記作用嘅詞綴變咗做實詞語素。this is highly unsatisfactory.

（不必同唔好覺得咁樣引入係糟蹋自己，據說（我有深究），日文裏嘅

「的」呢個漢字最初發明係用黎模仿英文「tic」呢個詞綴)

第二個問題就係按乎同樣機理，粵切字最終都係冇辦法畀粵語容易存取或者衍生到存取玄上/超越 (transcendental) 或者形上 (metaphysical) 嘅義值 (value)。

第二點當然係極具爭議性，而且連點解係或者唔係嘅立論都極之複雜。

點解我關心呢樣嘢？因為我認為似乎粵語，乃至普通話同所有用漢字嘅漢系語言，都係冇辦法存取到呢啲野。個後果就係個語言群體對真理呢種嘅概念把握同理解嘅共識變得非常不穩定。如果「真理」同「正義」呢啲嘅概念唔穩定，所帶來嘅災難性後果不言而喻。

我第一次留意到似乎我哋對真理嘅理解有啲古怪，係我開始學 liar paradox 嗰陣。似乎粵語或者普通話要生產到英文嗰種一睇 “this sentence is false” 嘅矛盾感，係難得多。之後再 research 一下，就會發現原來幾千年黎中國都係冇邏輯學。到民國時期連 true 同 false 嘅翻譯都十幾個——你可能會話「真」咪係對「true」囉。咁「false」呢？「假」？如果你細心諗諗又會好似唔係咁簡單。當香港嘅高官講 falsehoods 嘅時候，你話佢哋講假話，佢哋講嘅野係「假」，你嘅意思好似同話「what they say is false」好似有啲唔一樣。

如果你再 dig deeper，更會有西方學者話「真」同「true」呢個嘅對應，其實係魏晉時期由佛教引入先至有，先秦時期嘅意思唔係咁。（好似趙元任都係咁睇）

呢個似乎意味用漢字嘅語言，要存取到呢啲抽象嘅概念，係有困難。

當然你可能會指話：餵，「義」唔係抽象/玄上/形上概念？「道」呢？「仁」呢？「德」呢？「玄」呢？

呢個就係難搞嘅部分。

但我嘅 working hypothesis 就係漢字本身要存取呢啲概念係有困難。之所以咁樣有一個 working hypothesis，係因為咁樣係 err on the side of safety.

粵切字要避開呢啲問題，最直接嘅方法就係完全字母化，或者將佢嘅意符子體系變成一個平行系統，等你有一個類似諺文或者假名咁完全冇表意性嘅拼音系統。咁 tion ment ify 等等嘅詞綴就可以引入/衍生。假以

時日，粵語亦會比較容易衍生到形上嘅義值詞彙。到其時，語言偽術就會唔需要辯駁都會自爆其醜。literally 講唔符合邏輯或者不符玄義嘅人，會聽起上黎自打嘴巴。我哋係 100 毛上面見到嘅啲廢佬，以後講嘢都唔會咁要自信，亦唔會咁容易惹人落搭。this is exactly how the English language works. This, is part of what I sometimes call, 「English rationality」.

粵字改革，某程度上就係想做到呢樣野。所以，粵字改革，唔係淨係文字改革。佢仲係語言改革。

我哋可以肯定，大量出走英國嘅香港人，不出兩代，佢哋嘅粵語量詞就會退化到淨係得返「個」。呢個發展當然會令到粵語嘅色彩大大淡化啦，「生舊叉燒」同「生個叉燒」分別非常大，「一篤屎」同「一舊屎」同「一塊屎」同「一個屎」完全唔係同一回事。之不過但係，咁樣發展會有一大好處：就係完全打通咗量詞變冠詞 (a,the) 嘅路徑，「個」就可以完全變成為百搭冠詞，咁科學性嘅討論就會方便同自由得多，說話嘅精準性亦會大大提升。Russell 嘅 “the curr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 嘅句子當中嘅思哲趣味同理則，喺粵語度呈現亦會更加形式上明顯同易把握。如果你諗到有辦法將粵語嘅量詞生態系統保存，但又可以將粵語嘅冠詞系統成熟化，請話畀我哋知。我哋會非常想聽。

有趣。當佢賦予-ER 呢個後綴個人字旁「亻」，佢就將呢語素擺上咗一個獨立化嘅道路，亦實義化咗佢一佢唔再係就咁一個需要依附其他詞先至可以有意思嘅野，而係一個似乎有獨立性嘅野。呢個現象，有啲似古人用形聲字佢砌個音出黎，整咗啲聯綿詞出黎，譬如「琵琶、蜘蛛、駱駝、尷尬、葡萄」咁，但之後嘅人就（因為個意符？）以為「琵」同「琶」係獨立有意思嘅字。呢種嘅諗法好明顯係漢字讀壞腦同漢字打飛機打壞腦嘅結果一唔好笑，呢種咁白痴嘅諗法竟然到清朝先至有人推翻，到而家仲有人用呢種嘅思路去分析「LAA ZAA」兩個嘅本字應該係乜野。同時間，呢度呢個「亻 𠂇 𠂇」，因為配上咗意符，很容易會變成一個有意思獨立成詞嘅語素，就好似「尷尬」而家喺大陸同台灣甚至已經傳到香港嘅「尬聊、尬舞、老尷尬」咁等等。呢個現象有好有唔好一最令我擔憂嘅就係可能意味住 OUR WORST FEARS CANNOT BE AVOIDED - 牽 (THAT) 只要一日有意符，我哋就跳唔出漢字兆物觀嘅限制，存取唔到形上玄義。

卅文 粵語係一個冇哲學嘅語言，甚至乎係一個不善於畀人用黎討論高階思哲內容嘅語言。

粵語係一個冇哲學嘅語言，甚至乎係一個不善於畀人用黎討論高階思哲內容嘅語言。

香港人亦有一套用廣東話音系同語音直覺去同化同粵化英文詞語嘅潛系統，用之於英文名之上就會出現港式英文名。

我肯定他朝有日粵人一定會有人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是天朝最忠誠地添煩添亂的蠻夷，陳炯名是我們偉大的民族英雄，其身承蒙自趙佗和冼夫人那抗命不屈、誓要獨立的大粵國靈，本來勢必建國，完成大粵人民二千年來的刺秦偉業。」

卅 Epigrams

The state language is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language is the language of lovemaking.

I often think English monolingual speakers know nothing of the joy of speaking one's language, because they've never known any other language, and they do not know the full range of capabilities and incapaciti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y therefore use words most uncarefully. They speak but do not say things. Not because

A paradigm is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facts.

An ideology is a paradigm coupled with commandments.

呢度我哋搵一搵返去粵切字嘅度。由上面嘅分析，我哋大概可以睇到，令到簡體字有「殘」↑夫么，嘅核心原因，係「草書楷化」引入咗嘅繁體字唔存在嘅筆畫，而呢啲筆畫所散發出嘅美感，同繁體字筆畫體系嘅美感相斥，造成違和感。粵切字所選用嘅所謂「簡體」字符，全部都唔係草書楷化嘅簡體字字符，而係古代異體，民間異體，係避開咗「草書楷化」而生嘅美感問題。咁當然，呢個意味粵切字符號同符號嘅組合全部都符合繁體字美感。有啲美感組態係跳出咗，或者係繁體字裏面極低少見一譬如「爻」打橫放；「禾」有「八」「介」個頂又係「八」，重疊起上黎就會兩個「八」，呢個情況喺「谷」度出現就幾乎係犯規，而之所以咁「釜」先至會「父金合併」。

注意：我哋唔係問你點解反感簡體但唔反感繁體同日本新字體嘅理由，我哋係問緊點呢個反感嘅現象會係以咁樣嘅形式呈現。前者假定咗反對簡體字係一個選擇，所以反對係源自理由；後者係假設咗反感係現象，

只有原因，而沒有理由。我哋唔以且唔可以以前者黎問，係因為前者會意味簡體字嘅反感至係口味問題，但「簡體字醜樣」係一個非常穩定嘅共識，唔似係口味問題。

咁，呢啲導致簡體字樣衰嘅原因係咩呢？有好多人都好唔同嘅理由。譬如咩：1. 簡體字破壞漢字象形性（華->华，車->车，馬->马，門->门）2. 簡體字求其用符號代替部件（鄧->邓，趙->赵，雞->鸡）3. 簡化唔跟規律（觀權歡->观权欢，但係灌籛->灌籛）4. 胡亂減省更改部件（攝->摄，業->业，與->与，學->学，榮->荣，興->兴，這->这，龍->龙，龜->龟）5. 多字合一（發髮->发，余餘->余，復覆複->复，幹乾干->干）6. 無視演化歷史，強行恢復古字（電->电，雲->云，麗->丽）7. 亂改聲符，或改用同音字，聲符向普通話靠攏（賓->宾，鬱->郁，認->认，憲->宪，溝->沟）8. 改動消滅或減少了象形象意性嘅美感（國->国，塵->尘）9. 草書楷化，違反漢字本有嘅筆畫體系（樂->乐，車->车，語->语，飯->饭，專->专，為->为，東->东，書->书，舊->旧，義->义）

今日同大家講一下「簡體字」。

唔駛擔心。我哋係絕對唔會討論啲乜「愛無心，親不見」咁老生常談講到爛而且其實毫無營養嘅半桶水學問。

點解要講？唔係因為有好多人都問又鬧我哋同共產黨有咩分別，而係因為大家對簡體字嘅歧視，已經非常嚴重不理性。問題唔係歧視，亦唔係嚴重，而係在於其不理性。而呢種嘅不理性，係會矇蔽香港人，係會導致香港人睇唔清自己個棋局，搞到落錯棋。

香港人畀咗「簡體字」一個蔑稱，「殘體字」。相信全世界有一個蔑稱比呢一個更耐人尋味。香港人討厭憎恨簡體字，政治原因係次要，由心而發嘅真心美學反感，先至係真正原因。簡體字令人反感，係因為佢核突；核突在於其「殘」。簡體字就好似跌爛咗然後嗚哩孖又咁重新組裝出黎嘅漢字。

佢令人反感同不安，就好似受輻射導致基因突變嘅人，無端端少咗咗隻眼，多咗隻手，三頭六臂，然之後我哋望落去所由心底萌生嘅嗰種不安。（呢個比喻唔係我哋講，而係一個大陸人同我哋講嘅）

簡體字核突，基本上根本就係一個純漢字語文世界嘅共識。而且係一個非常強烈同顯著嘅共識。呢樣野係無需爭辯，亦有得爭辯。事實就係所

有人都認為佢核突。

但係呢樣野係非常奇怪。普天之下皆以簡體為醜嘅事實呢一點，暗示住似乎美感判斷有客觀性，或者至少喺一個體系之內可以有客觀性。呢一點本身就已經非常驚人。姐係話，簡體字醜樣，係有原因嘅，如果唔係冇會可能有咁強烈嘅共識。亦即係話，我哋覺得簡體字核突，係有原因嘅，係因為美感邏輯有其宣判。我哋可能未必可以即刻精準地講得出呢啲原因係乜嘢，但係我哋可以肯定，我哋覺得簡體字核突，係因為我哋感知到呢啲原因。

咁，呢啲原因係咩呢？

有好多入界好多唔同嘅理由。譬如咩：

簡體字破壞漢字象形性（華->华，車->车，馬->马，門->门）

簡體字求其用符號代替部件（鄧->邓，趙->赵，雞->鸡）

簡化唔跟規律（觀權歡->观权欢，但係灌罐->灌罐）

胡亂減省更改部件（攝->摄，業->业，與->与，學->学，榮->荣，興->兴，這->这，龍->龙，龜->龟）

多字合一（發髮->发，余餘->余，復覆複->复，幹乾干->干）

無視演化歷史，強行恢復古字（電->电，雲->云，麗->丽）

亂改聲符，或改用同音字，聲符向普通話靠攏（賓->宾，鬱->郁，認->认，憲->宪，溝->沟）

草書楷化，違反漢字本有嘅筆畫體系（樂->乐，車->车，語->语，飯->饭，專->专，為->为，東->东，書->书，舊->旧，義->义）

改動消滅或減少了象形象意性嘅美感（國->国，塵->尘）

諸如此類，諸如此類。以上提出嘅理由，絕對不成互斥共耗嘅理由集合，但唔重要。重要嘅係以下兩個問題：

1. 繁體字嘅演化過程中，無論係「小篆->楷體」定係「古楷體->今楷體」，以上嘅簡化改動都曾經出現過，點解我哋又唔反感呢？

2. 日本漢字嘅新字體亦有好多係好似簡體字咁簡化，點解我哋又唔反感呢？

注意：我哋唔係問你點解反感簡體但唔反感繁體同日本新字體嘅理由，我哋係問緊點寫個反感嘅現象會係以咁樣嘅形式呈現。前者假定咗反對簡體字係一個選擇，所以反對係源自理由；後者係假設咗反感係現象，

只有原因，而沒有理由。我哋唔以且唔可以以前者黎問，係因為前者會意味簡體字嘅反感至係口味問題，但「簡體字醜樣」係一個非常穩定嘅共識，唔似係口味問題。

如果你認真、誠實、嚴謹地嘗試回答上面嗰兩個問題，就會發現係非常之難答。

我哋會點樣答呢？我哋會咁樣嘗試答：（1）我哋之所以會覺得簡體字核突，最核心嘅因由來自「草書楷化」。草書楷化為簡體字引入咗違反繁體字嘅書寫筆畫，而又因為簡體字繼承住絕大部分嘅繁體字筆畫，所以簡體字內裏嘅美感理則係同繁體字嘅一樣。繁體字嘅美感理則判處草書楷化有罪，簡體字同樣使用同一個美感理則，所以簡體字都判處簡體字美感有罪。咁樣就解釋到點解簡體字會自己打自己呢個畸型現象。

但係注意，呢個答案係解決唔到點解我哋因為草書楷化而覺得簡體核突，但係日文同樣都有草書楷化，但又唔覺得特別明顯核突嘅問題。日本漢字類似草書楷化嘅有：實->実（实），劍->剣（剑），圖->図（图）

我哋可以回答話：日本漢字嘅簡化冇簡體字咁大動作，而且好多都大致保留咗繁體字嘅型態。加上假名本身就冇另外一種美感理則，日文所呈現出黎嘅美感就別樹一幟，變相漢字美感嘅走動空間就大咗。

講到呢度，我哋探討一下以上討論嘅政治意味。好多人見到大陸十四億人用晒簡體字，就抳晒心口喊住話「哎呀嗚嗚呼冇陰功啊，繁體字玩完啦」，然後就順便搬埋晒啲「崖山之後無中國」嘅論調，繼而論證「香港乃華夏遺民」嘅立論。

佢哋咁樣講嘅政治意味我哋遲下先講。先講佢哋

卅一 美感絕對不是主觀的

美感絕對不是主觀的，這是極度懶惰的相對主義。美觀是有邏輯的，否則不可能出現漢字圈一致認為殘體字醜死的現象。

你說推廣粵切字比推廣英語難。這是 false 的，嚴重直線邏輯，也完全機理錯誤。你根本完全沒有讀清楚我寫的東西。懂不懂英語根本不關事，問題在於拉丁字母的語文構建是逆民意和逆漢字語文美感的。粵切字反而是順民意和順漢字語文美感的，或至少沒有拉丁字母這麼嚴重。

你第三點也是完全不關事。他們傾慕英國文化，不意味一個漢字和拉丁字母混合的文章會雞犬升天，更不意味一個全拉丁字母的粵文會被他們學習。反而，用拉丁字母的粵文，所享受的尊重會更加低。是四不像。

粵切字設計上已經完成，短期上不會再改，因為暫時沒有任何的空間或需要改動。群眾開始使用後，理則出現新發展空間，就反而可以再調整。但重新設計是不會出現的。

所以呢，正字派係完全且永遠解決唔到文言分離，粵語語文構建不全，我手寫唔到我口嘅問題。po1 根本就係「棵」嘅白讀音。但係呢度就有人唔小心得意得濟，「搵」（發明）咗個本字出黎。本字考係非常好玩，發明過程令人陶醉一問題唔係在於發明，而係個發明過程不成系統，內無理則。文法仿效語法，故此語法必須係建基於有理則嘅文字上，繼而理則地呈現出黎，文法先至會相繼承語法，變得有理則。而當文法有理則，語文先可以有邏輯。

卅二 漢字專用導致嘅語法頹敗

漢字語文嘅美感趨使人感有減省書寫虛詞嘅壓力，結果導致語法結構殘省化，表達複雜關係嘅句子結構發展不良，導致思哲複雜性和精準性長期鬱廢不發，理則不習故頹。

卅三 漢字專用導致嘅語法頹敗

因為字典嘅選字形狀好多拼砌起上黎，完全唔·禾勾。美感唔得就即刻收皮。而且呢種延續韻書嘅方案，根本完全脫節離地，難學到死一但係按照現時讀音加上字型拼合考慮就可以大大提高無師自通嘅機率。呢個係一個壓到性嘅優勢。跟隨韻書只係一種除咗滿足士大夫階級嘅文化自瀆之外就完全毫無利益嘅極度無聊設計操作。呢樣野已經係《創會宣言》非常清楚道出咗。我哋唔需要玩文字遊戲，我哋要嘅文字系統。而基本上任何一個玩跟傳統韻書砌出黎嘅準文字系統，都必定非常複雜，規則繁多，例外處處，而且士大夫必定呢樣嘈嗰樣嘈，最後淨係搞到啲類似老國音同通字方案嘅無用玩意。之後佢地嘅發展歷史係點我哋下省萬五字。

耶魯同粵拼做唔到文字，同埋基本上一日有漢字就唔駛認佢哋可以出人頭地。睇我哋已經全民識字嘅情況，唯一可以推到拉丁拼音嘅方法，就係極權廢止漢字。而唔使講，全面拉丁拼音化嘅代價就係全部文化嘅資產一鋪清袋。如果係咁嘅話，粵切字專用都好過全面拉丁化一粵切字專用至少可以假假地有個又唔係日本書法又唔係韓國又唔係漢字嘅書法傳統。唔通你去學越南人玩毛筆字寫拉丁字母？一定有市場。故此，我哋可以見到，拉丁字母專用，成本高效益低，低過粵切專用。莫搞。

羅漢混用係死路。臺語同客家話都係用拉丁字母必然長期人口因漢字美感同經濟勢力而流失嘅例子。羅漢混用係必定會輪畀漢字專用嘅粵語白話文，而漢字專用嘅粵語白話文係死路。羅漢混用，就係全體語文風格港女化。這個問題就連專制硬推也解決不了，因為反感是源自兩種文字本身的美感理則。

沒有文化呢個唔係理由，因為根本粵語而家係零文化，否認係自欺欺人。策略性地構建論述，就更加應該咁樣自己對自己講。你同外人講粵語

有咩文化係另外一個問題，可能仲可以策略上合義化到要吹大啲。但係對自己就必須承認，我哋係零文化，係乜都有一否則就會出現「文化自信」所帶來嘅慢性自殺。而如果我哋睇睇邊一種嘅文字係最能夠畀我哋輕易大量同高質地生產自洽同身分絕不模糊嘅效益嘅話，純漢字同任何一個嘅拉丁化方案都必定入選唔到。沒有文化，可以做出黎。但係邊一種文字最方便去做呢樣文化構建工程，可以將成本同文化獲利嘅比例整到最大先？粵切字就係企喺度，同緊你講，佢係一個非常有潛能嘅選擇。

當然，好明顯我哋句「粵語係零文化」同「全面拉丁拼音化就會粵語文化一鋪清袋」係完全矛盾——兩者不可兼得。要解釋一下，我哋之所以必須同自己講「粵語係零文化」，係因為我哋嘅文化嘅內容係身分極低尷尬。我哋所以要咁樣同自己講，免得自己忘記或無視咗呢啲尷尬嘅存在。拉丁化嘅效果，係整到你冇嘢可以尷尬。

不見得花碼有幾難學。而且推花碼係由其他輕微嘅語文風格構建用處。花碼係我哋極度值得推廣嘅野——推廣成本極低，但回報可觀。試諗下，以後餐廳餐牌價格都係花碼，寫文件目錄係用花碼，咁樣係有龐大嘅文化標誌效益。而係唔同地方都使用花碼，都可以提升回報。咁當然，呢啲雞毛蒜皮嘅嘢，可以改，但唔係而家，標音用咩系統呢樣嘢根本唔係好重要。當下嘅獨裁同選擇，卻又既定路徑依靠嘅美妙效果。我而家獨裁用花碼，會提升花碼嘅群眾嘅認知，係其他地方推廣花碼就會容易啲。有咗一定成效之後，你想用四角標音定係好似台灣嘅注音標調符號，睇點。

其實用花碼係咁多個選擇中最為策略上可取。你用啲注音標調符號一定畀人感覺係普通話化(?)，四角標調學死人，阿拉伯數字美感上唔·力·生·ㄣ·生·。

希望解答到你嘅提問。

卅× 我們暫時建議大家用粵切字處理有音無字的 粵詞

我們暫時建議大家用粵切字處理有音無字的粵詞，以及已經完成來粵音化的外來詞。但這不是唯一的用途，也不是最好的粵語語文改革方案。最好的粵語語文改革方案，是要進行語法分析，把所有具有粵語語法意義的詞彙抽出來，和「漢詞」分辨出來——語法詞彙用粵切字，「漢詞（包括粵語實詞）」以漢字書寫。如果這樣的話，「漢詞」中的粵詞，也要發明漢字。（當然，這樣無限發明漢字的主張，是不可能的——日文也不會這樣，所以，極其量按照這條思路，最多也是像日文一樣）。

這是我們建議的使用方法，但實際上你用粵切字，暫時上用就只有那幾種。不用我們教，普羅大眾也會發現。而我們更加希望，粵語人會在這個我又發明用法，你又發明用法的過程當中，產生約定俗成效應，衍生出一些使用常規。這樣，粵切字的語文體系就會越趨成熟。

合上面兩段，某程度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建議的粵切字使用方式，是不用推廣的。只要大家使用粵切字，粵切字就會流開出去，無師自通。

反而，全面代替漢字，卻是一個我們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我們不主張全面替代漢字（我覺得有很多人以為我們這句話只不過是無賴騙人的定心丸大話，係喺度呃細路，一直都對我猜疑 lol），但我們不主張不是因為不可能。粵切字是有能力全面代替漢字的——我設計的時候，幾乎確保了粵切字是有能力全面替代漢字的，你放心。我是不主張我們這一世代全面替代漢字。

粵切字的確有能力在未來完全代替漢字，使粵文完全變成類似諺文的無漢字語文。但這個不是必然，而是取決於粵語人的。粵語人或者會選擇使粵文變成一無漢字，但也可能漢字粵切字混用。

如果有朝他日，不知道為什麼歷史陰差陽錯出現了粵語人要全面廢除漢字，使用粵切字，站在今天世代的我，不會向未來假象歷史的人反對。但在這一世代，我們不會支持全面廢除漢字的人。

最主要的是，在這個世代就提出使用粵切字廢除漢字的人，是會退粵切字入深淵的，然後使粵語變成為像喃字越南文的全漢字語文。這樣的粵語，是會死的。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你地跟本唔係唔知。你地問嘅問題，咩同音詞 blah blah blah 嘅問題嘅答案，你地全部都知答案係乜嘢。你地只不過唔知你地知道。而當用起上黎，你地就會知道原來一直以來自己係乜都知。就好似你地見到粵切字一見如故。你地都唔係文盲，你地都識漢字，你地根本就知道係點運作。你地唔需要答案。你地只需要去做。

卅 依戀漢字者

依戀漢字者，十居其九文字手淫以為業全面羅拼者，上七及八亂棋橫飛以為功

我再回應一下你第一段，但基本上要講嘅嘢已經講咗。讀錯音係一個非常細·交兮·嘅問題，只需要喺需要嘅情況下標調已經搞掂。

我可以完全唔反對你話要展示廣東話特色呢個理由，但係呢個理由係唔會改變到一但強制標調就一大乍問題蜂擁而至。亦即係話，強制標調嘅代價，可能就係咩都搞唔成。

至於選字嘅問題，字音符唔符合之外非常重要嘅考慮就係字型美感。選擇咗嘅都係考慮晒。當然會有人反對，認為根本美感上未臻完善。呢啲，言曰今，言并力丁，都係可理嘅，但問題係喺呢個階段基本上所有嘅解決方案都係差過已經被選擇咗嘅啲。故此，如果要改，就要等一陣一等到粵切字嘅邏輯已經通行咗喇，大家冇咁敏感喇，粵切字有咗 hegemony 之後，到時可以為民眾接受嘅選擇就會多好多，到時慢慢揀。

至於音譯嘅問題，我嘅建議係要訓練自己接受呢啲野，因為呢個係你存取同霸佔文學 multiverse 嘅最便宜同效益最高嘅道路，甚至可能係唯一道路。如果你要全部原創意譯，唔係唔得，但係有幾個問題，而呢啲問題係會導致意譯體系難以推廣。我呢度唔長列一個重點係，如果你而家咁牙煙嘅情況下唔包容外來詞，單靠意譯，你好容易仆街。

我絕對支持大力發展意譯或透過漢字或粵語詞根去構建新詞彙，以豐富我哋嘅語言。詩哲文數理科呢啲範疇更加係應該咁樣做。但係唔應該係專用。好危險。

此外，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為我哋能夠消化外來詞深感自豪。「麻甩」一詞就係。問題係咁樣嘅過程係漢字體系下幾乎次次都要係偷偷雞先至會畀。

粵切字唔單止容許我哋光明正大去咁樣做，而且意符嘅支系統更加容許外來詞融入我哋嘅文化範式之中。

卅一 論重符「々」

粵字改革其中一個提議，就係每當用字重複時，唔好咁戇居真係兩隻寫晒佢。我哋可以將後面嘅一隻字用重符「々」代替。呢個用法非常古老，可以追索至春秋戰國嘅竹簡。當時通常用「二」，所以亦有人話「仁」字其實係「人人」（以「人」的方式對待「人」）嘅重符縮寫：人人 → 人二 → 仁。而「々」呢個重符嘅寫法，大興於唐宋。之後畀日本借咗之後就係日本落地生根，變成咗佢地語文嘅一部分。

卅二 粵語動漫

我哋香港，係絕對可以同經濟同文化上需要，將粵語動漫變成為一樣野。我哋必須要通過動漫，將我哋嘅語言唔單止散播同宣揚去呢個地球嘅每一個角落，仲要將粵語殖民到每一個可能宇宙度，等我哋萬世不滅。

卅三 粵語動漫

點解 Netflix 嘅《末世列車》要有呢一段嘅廣東話呢？原因同點解啲美國大牌子鑊飯應話 BLM 一樣：錢。香港人有錢，有國際地位。我哋係世界萬國秩序度已經有身分。之所以點解模式列車上面有香港人，係因為佢地已經認為香港人，已經係 the 1%，所以先有錢上到模式列車。

但係只不過咁，香港人呢個嘅身份嘅存在，係危危乎嘅，無時無刻都承受住四方八面嘅威脅。中國想消滅我哋不在話下，其實西方就好似呢個女車長咁，笑騎騎同你講廣東話，但係其實佢維持嘅秩序就係一個你冇得唔用英文應佢嘅秩序。係佢哋嘅世界秩序，英文先至係王道，粵語嘅地位只不過係畀你地班香港人可以講嗰句「你啲廣東話好咗好多㗎一唔駛急慢慢學」畀你自蚤一下咁大把。

我哋粵語一定要走日本路線同法文路線—我哋唔需要建立一個類似英語帝國嘅世界流通人口，我哋反而應該將粵語標榜成為高尚嘅象徵，貴族嘅語言，優雅同質素嘅標誌，使人將粵語就聯想起氣派、原則、精闢嘅精神同意象。英文，個個都識，故此係臭西。日文、法文，要擺錢投資先至識，係上流社會嘅標誌。粵語，必須咁樣走。

卅文 不切實際論、冇可能架喇論全部其實都係求其反對論

「不切實際」「冇可能架喇」「香港係華夏正統」「唐詩點算」「廣東話好好地用漢字有咩問題」

以粵切字改革粵文，脫離漢字文字政權，奔向諸夏，畀香港獨立

8十 呢兩日有位好朋友不停咁同我講，粵切字嘅推行唔可以再等，一定要儘快出輸入法。

呢兩日有位好朋友不停咁同我講，粵切字嘅推行唔可以再等，一定要儘快出輸入法。

我本來嘅諗法係，由於粵切字本身係一個闡發漢字內裡理則嘅發明，佢本身有啲野係處理唔到。所以某程度上，與其話粵切字係發明，粵切字係漢字嘅演化理則嘅蘊涵。點解粵切字會有野處理唔到？因為我哋香港嘅粵語已經大量引入咗英語，而呢啲嘅英文詞彙粵化嘅依靠音系，唔係我哋「原生粵語」嘅音系。而粵切字係建立係粵拼之上，而呢個拼音方案嘅音系，係比較接近「原生粵語」。所以，粵切字本身係處理唔到我哋而家部分嘅外語詞。如果要處理，就要跳出漢字嘅理則系統，真正無中生有咁發明。但係呢個係一個大嘅問題。粵切字之所以可以產生到無師自通嘅效果，真正就係因為佢係建基於漢字理則。跳出呢個框框，就係進入無人疆域。咁樣做有咩原則性嘅問題，問題係如果淨係我咁樣做，就會太過獨裁。語言改革上嘅獨裁唔係問題，佢只係一個手段，而獨裁能否兌現到發展，係視乎獨裁是否建基於一定嘅認受性之上。而家嘅粵切字獨裁有成功嘅可能，係因為佢有一定嘅認受性。佢之所以有一定嘅認受性，係因為粵語人認受漢字，咁既然粵切字係漢字嘅理則蘊涵，漢字嘅認受性就自自然然竊咗啲落粵切字嗰度。但係跳出框框就有晒認受性，反而可能會對粵切字系統嘅核心造成認受性危機。之所以咁樣，我先至話，要手寫先，要有一少撮人試用先，等佢地啲粵切字嘅系統度定約成俗，產生漢字之外嘅約定俗成理則，咁我哋就可以整輸入法喇。

但係佢唔同意。佢認為我哋已經冇時間。首先佢好猛烈抨擊話手寫住先根本就唔係辦法，係一個冇人會做嘅野。手寫亦因乎其本質限制咗粵切

字用家之間嘅交流，令到約定俗成根本起飛唔到。另外，佢話，如果我唔盡快推，粵切字嘅我哋呢個嘅抗爭度產生唔到作用，冇辦到手嘅話，咁粵切字就唔單止喪失咗一個推廣流傳嘅大好時機，就更加甚至淪為一個得意嘅文字玩意咁大把。佢話，而家粵切字只係一個·𠂔·白干·言力𠂔（con lang），再難聽啲話就係一個非常複雜嘅語文打飛機。

咁我都認同嘅。粵切字而家的確只不過係一個·𠂔·白干·言力𠂔^{捍 𠂔}。你睇下啲人唔係鬧我破壞中華文化，反而係笑鳩我玩泥沙就知道一啲人唔係覺得粵切字會構成威脅中國嘅野，反而係覺得一個搞笑戇鳩嘅產品。如果佢哋鬧，反而仲好，因為咁樣反而係意味以粵切字寫嘅粵文地位真係可以同「中文」有得揮。

其實，要推粵切字，有好多方法。可以出野黎賣，整 T 恤、海報、毛巾乜乜柒柒，人地用住免費為粵切字宣傳。又可以整個輸入法，畀大家有一個可以大規模但低成本搞亂對家收集情報嘅溝通語文。

問題係，我有錢，我唔夠人，我自己做唔到咁多野。

我遲下會搞發報會，同大家交流一下我四本野裏面嘅思想，講解一下粵切字同漢字兆物觀，同埋我哋當下面對嘅政治嘅關係。最重要嘅係，希望可以搵到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同心協力推廣粵切字，改革粵字粵文。

睇下點啦。

8十一 女書嘅故仔

呢個故仔我自己第一次睇到嗰陣真係喊出黎。話說係 1982 年武漢大學嘅一位宮哲兵博士生係湖南一個叫永江嘅小鎮度發現到呢隻文字，仲發覺成個鎮只有女人識呢隻字，故此叫佢做「女書」。點解淨係得女人識呢？因為男尊女卑，女人冇得讀書，只可以靠撞靠估偷偷摸摸攞男人用嘅漢字，以其漢字讀音書寫自己嘅野，通常攞黎寫日記、繡嘅扇同手巾仔上，記載嘅通常都係佢哋盲婚啞嫁、老公打老婆、姊妹情嘅哀詩。有人認為，女書可能有至少 150 年歷史，因為有啲天平天國嘅錢幣上有女書。而係文革嗰陣，大量大量數之不盡有女書嘅用品全部畀人破四舊燒晒。

女書嘅自然傳人，即係細細個就寫女書大，有自然女書觸覺嘅人，係 2009 年辭世。女書，已經冇自然傳人。

東亞有好多嘅文字演變都係咁，男人用漢字，新嘅、地位低下嘅、低劣嘅新文字，就由女人發明、使用、傳承。日本嘅假名，係好大程度上由啲貴族冇得參政嘅女室，為咗證明自己都可以搭嗲講到文學而自己演變出黎；韓國嘅諺文係成宗發明咗之後冇幾耐就被一眾儒士所拋棄咒罵，但因為已經流落咗民間，女性就攞佢黎用，咁就傳承咗 600 年一而諺文正式上台，係要等到 20 世紀日本帝國將韓國嘅王帝同儒家全部殺晒，先至開始抬頭。

我成日都話，我地，係係呢個漫長嘅六百年旅程嘅開端。係，係六百年。係好長，好痛苦。但係，係會成功嘅。係一定會成功。我地，就係係呢個漫長嘅六百年旅程嘅開端。

⌘十二 粵切字能否用來書寫其他漢系語言

粵切字能否用來書寫其他漢系語言，係可以的。但這個「可以」係有謂述限定的。這裏展示的潮州話寫法，是以粵音透過切字法來書寫潮州話，而不是用潮音配切字法來書寫潮州話。也就是說，這個書寫辦法，是運作上等同「普字滬語」（上海寧、一剛一剛一剛）「普字粵語」（猴塞雷）、「粵音普語」（禾都鳴豬你講咩禾，厚多士）。咁唔使多講，潮州話以咁樣嘅書寫方式黎寫自己嘅語言，係毫無尊嚴嘅。但係，我地咁樣寫，粵語就可以引入潮州話，喺字面上表示我地粵語中有嘅潮州話詞彙，等同日文同英文搶人地詞彙變成自己一樣。咁樣，粵語嘅詞彙就會變得豐富同多姿多彩。

A language has rights as long as its people think it matters and find it worthwhile to preserve. If its people do not think so, then it all comes down to cultural utilities. If a language is almost dead, or already dead, then it only comes down to cultural utilities.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successfully eradicated a language, the more it does not matter. It sounds paradoxical, but the alternative is that all languages matter equally and independently,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appeals to people' s sense of equality but it' s just that and nothing else. In fact it is deeply counterintuitive because it means the rights of the living are to be weighed against the rights of the dead. Do you not see? “Rights of the dead” . How could the dead have any rights? The dead do not have any rights except ceremonially through the living. We do not mutilate the dead because we the dead have the rights not to be mutilated, but because in life their living connections have the right to not be offended. The dead

are merely lumps of matter. They themselves do not have rights.

8十三 講普通話係殖民嘅行為

講普通話係殖民嘅行為。大義凜然仲要大條道理叫畀畀人歧視根本就係腦入水。唔係冇事就手足冇事就蝗蟲，係發現原來我地信錯人，根本就唔係真係同我地企喺同一陣線，亦唔係真係同我地同心同德。佢只不過係透過香港黎凸顯自己係超級中國人。佢覺得有權喺香港講普通話，有可能唔知個殖民性。姐係話，佢根本就只不過係兜個圈但之後都係殖民咁解。

唔好講到佢好 hurt. 佢畀人窒唔畀講普通話，香港人日日如是，呢樹要同你講英文嗰樹同人講普通話，一黎個自價不菲嘅中國人就要即刻遷就轉台香港人都未嘜，邊度輪到佢嘈？仲有，死咁多人，佢呢啲雞毛蒜皮嘅野搞到滿城風雨，佢仲好意思？

我自己係非常非常想世界各地嘅人同我地行埋一齊，但係咪覺得你同我地行埋就好巴閉好大支野要乜都包容。粵語係香港嘅語言，而且應該係至尊語言。你入黎香港人無任歡迎，但唔好妹仔大過主人婆客家當地主。好煩。好討厭。

我地必須日本化，做到日本已經成功做咗嘅之餘，我地仲要超越佢哋。我地要成功將我地嘅文化發展到班鬼佬同大陸人仆崩鼻過黎崇拜我地同加入我地，要佢哋為自己可以講到粵語而自豪，要令佢哋自願同興高采烈咁摒棄自己嘅語言，就好似班入日嘅 Gaijin 淨係講日文咁。我地仲要令到佢哋自己嘅圈子都內部講粵語，就好似好多 honkies abc 同嘅英國讀書得耐嘅香港人自己圍位都會講英文。

因為絕對冇好處。唔玩呢個遊戲，只會俾人覺得你冇了，你廢，你玩唔掂先至喺度發爛渣。輸者無抗議之直。呢個現象一直都有徹底打破：抨擊姨得最犀利嘅，不外乎胡適嘅「八不主義」、五四嘅新文化同新文學運動嗰陣嘅文風新倡議，同埋毛澤東主張嘅「大眾文學」。雖然股民同文言已經

係所有一個需要用語文推進發展嘅範疇中被白話文所取代，但係呢種嘅引經義枕沒而不歿，陰魂不散，揮之不去，仲係死纏爛打。之所以係咁，有所以由官話演化出嚟嘅「白話文」再次有文言分離嘅跡象，漸漸演變成爲「白言文」。

引經義枕最掙扎之處，就係佢驅使同鼓勵，趨道啲引經言枕越嚟越難名，越嚟越難拆，唔搞到你掙晒頭都唔放棄，引嘅經典越刁鑽就越顯得你學識淵博，用嘅詞越難讀越睇唔明月有辦法望文生義就越顯得你思考深邃。引經言枕，咁樣催生左一種秘語言枕：引經義枕秘語義枕。

秘語義枕天下就係一個用舊語主宰今事嘅義枕。係呢個義枕之下人會變得思哲上不誠實，唔老實，爽嗰為上，真想義理遺下。人只求得到個一下嘅嗰，同埋自己身邊群組嘅認同：到底有冇道理，有冇玄理，有冇義理，話又知佢。而正正因為咁樣，有晒動力去以個人，獨立，新穎，批判性嘅視覺去剖析事情。有新嘅言枕，有新嘅意枕，有——嘅義枕，一切都係舊酒新樽。賦予墨水靈魂嘅唔係真、實、啱、確，嘅玄理同玄義，而係死念。墨水都變得污穢。

懶醒，懶而不醒，就係一個清醒同誠實有勇氣凝視真理嘅人睇個個上海妹妹引用《鄭公克段於鄢》個鋪嘅唯一結論。

我地講粵語嘅，離不開漢字、漢系語、同漢經典嘅魔咒。其中一個一直抑壓住我地思維嘅最可惡魔咒，就係「反問」。

我地成日用反問，因為我地嘅語言驅使我地去用反問。我地幾乎語言上有法不用反問黎釐清或說明我地嘅觀點或道理，因為（1）我地嘅詞彙缺乏抽象理想概念嘅詞，或者啲詞口噏出黎硬係有啲古怪，好似個語言唔畀我哋講啲關乎玄義價值嘅野一講野取易不取難，所以個個就口噏噏都係用反問你帶出自己嘅觀點同道理；（2）我地嘅語言習慣（陋習）已經形成咗，有特別嘅意識去作出改變；（3）所謂嘅經典同先賢都用反問，一直缺乏理則嘅運用，具體嘅邏輯，截卒嘅論證，我哋想拾人牙慧都有，而且如果我地嘗試直接論證，某程度上就會係違反已經成立咗同根深蒂固已成嘅論證文化，係唔埋堆嘅表現。

我地一定要有意識地抗衡呢種嘅語言陋習。我地唔好再反問，要直接說明。

反問嘅運作原理，就係要從問題引申出一個情感或理則演繹，而呢個

情感或理則演繹最後會衍生出一個邏輯結論，而呢個邏輯結論係要係自悖，或不符一般普遍不予質疑嘅理念，繼而逼使思題者接受嗰個自悖嘅邏輯嘅否定。

由此可見，反問係一個非常之迂迴嘅論證方式。但係佢唔單只係迂迴其實佢亦都好低效率，成功率亦都唔係非常之差同低保證，論證質素亦非常之唔得掂。

首先，反問係一個問題，人面對問題第一個嘅反應唔係去進行嗰個理則演繹，而係直接答咗個問題佢，咁我哋想要嗰個效果就有咗啦。第二，你要得到嗰個自悖嘅邏輯，係要通過一段嘅邏輯演繹，但係可能人哋自己本身有其他嘅先設命題，而呢啲命題會影響理則演算嘅吞吐品，導致佢得唔出你想要嘅邏輯自悖結論。

說服力方面，反問作為修辭嘅小手法，其實冇乜野，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反問（至少係漢系語言裏面）有一種自蠶嘅效果，容易導致一用反問就一發不可收拾。試問如果你喺度聽一個人演講，佢一輪嘴咁不停咁同你提出問題，仲邊有時間消化同進行以上嘅理則演繹？所以反問嘅重複使用，甚至濫用，係會導致說明嘅道理越來越膚淺、越黎越忽視細節：因為只有咁樣嘅命題或道理先至可以被反問所拉倒出黎畀人睇，深入啲高深啲嘅論證就係咁先。而正正因為咁，所以最後尾都係有理說不清，稍微唔思哲上完全死蛇爛鱗嘅人就會唔擺呢個邏輯，不歡而散。

我哋要直接說出真理，唔好兜圈，唔好反問，要直接洗對家腦，否定同排斥反問主義，養成好嘅語言習慣。

8十X 英文呢種語言

英文呢種語言真係有一種容許其實根本乜嘢都唔識思想紊亂概念混淆嘅廢柴顯得自己好似好有料事事看得通透嘅神奇力量。

8十8 「方言」呢個狗牌

當我地叫一樣我地認為存在嘅「事物」為乜乜，賦予佢名稱時，我地從中係會奠定咗我哋對佢嘅認知，並確立咗我哋對佢存在嘅信念。而好多時候，呢個名字同佢係社會嘅用法，會衍生會維持某種政治或權利架構。呢個名字亦可能未必能夠「真實」「確切」反映到被描述物嘅現實特點。簡單啲黎講，就係我地叫某樣東西為 X，我地就不由自主地認定咗 X 嘅存在，以及其存在模式。

咁講咁多同「方言」一詞有咩關係？如上所述，我地稱得一啲嘢為「方言」（同一啲嘢為「非方言」嘅物體），我地已經認定咗「方言」嘅存在，並且係潛意識上奠定咗「方言」同「非方言」嘅標準。但係到底「方言」同「非方言」嘅界定線係啲乜嘢？係咪肆意無由（arbitrary）？而且就算呢個分類係人為嘅，係構建出黎嘅，佢有冇用？好唔好用？係可以擴大人類嘅知識，定係其實會導致人類概念模糊？用呢個詞黎剖釋世界，有冇咩政治同權力組態嘅衍生副作用？

先（試）處理一下「方言」呢個概念。我哋呢度我唔再以問題引渡，直接慳啲時間講小弟點睇算。

首先要講嘅「方言」一詞，無論係大眾嘅觀點之中，抑或係大中華學術界中，呢個詞語所表達嘅概念都同「dialect」有啲出入。雖然中西學術交流已經使到兩者逐漸趨同，但從其者在學術中所產生的蛛絲馬跡，我們仍然可以見到兩者有異。

「方言」同 dialect 嘅共通點就係佢地都係描述緊某種同「語言」相對嘅語碼（code）現象。呢個係釐定「方言」同「語言」嘅出發點，亦係普羅大眾對呢兩個詞嘅普通理解。

但係好明顯呢個理解係冇辦法自立，根本就自相矛盾，而且只要一直

堅持「方言」同「語言」係相斥嘅關係，就必定無辦法成為一個內部邏輯通順嘅語言詮釋範式（interpretative paradigm）。原因好簡單，因為「語言」language 一詞，普遍概念上包括咗「方言」dialect 嘅概念。你可以諗諗，方言如果唔係語言嘅一種存在形式，咁佢係啲乜嘢？如果「語言」嘅定義係「一個以人類口頭髮聲按著某種邏輯規律以傳達信息資訊嘅系統」，咁「方言」又豈能不是一種語言嘅一種存在形式？

之所以會出現以上嘅悖論情況，係因為我地冇釐清呢個同「方言」相對嘅「語言」嘅概念係啲乜東東。事實上，茲「語言」不同彼「語言」。

「方言」始終係我哋日常嘅理解當中係相對於「語言」。我地好多時候講 X 係「語言」而唔係「方言」，言下之意可能係指 X 按某種標準而言比較「正式」；反之，當我地話 X 係「方言」而唔係「語言」，言下之意就係 X「唔夠」正式」。

用以上對「語言」同「方言」嘅理解，如果講得抽象同哲學一啲，就係當咗「語言」同「方言」係「一位謂詞」（1 place predicate）。

有時候我地又會以以下嘅方式去演繹。我地可能會話 X 係 Y 嘅方言，而呢種講法係 Y 係「語言」，X 係「方言」，而「語言—方言」係一種階級關係，Y（語言）支配住 X（方言）。例子包括今日講到滿城風雨嘅教育局偉論：「粵語係漢語方言」。政治上有咁具爭議嘅例子就可能有：African American English 係英文嘅方言 / Canadian French 係法文方言 / 北京話係官話方言 / 四邑話係粵語嘅方言 / Bavarian 係德語嘅方言。

但仲未完。有時候我地又會以以下嘅方式去演繹。我地可能會話 X 係 C 嘅方言，而 Y 係 C 嘅語言。例子：Spanish 係西班牙語言而 Catalan 係西班牙方言 / 普通話係中國語言而粵語係中國方言。

以上兩者都係將「方言」當為係「兩位謂詞」（2 place predicate）：前者係「語言—方言」嘅兩位謂詞 R_{xy} where x 係方言 y 係語言；後者係「語言/方言—地方」嘅兩位謂詞 R_{xc} where x 係某種語碼，c 係地方，而 x 係方言定係語言就視乎 x 係乜同 c 係乜。

到呢度「方言」呢個概念有咩問題應該已經可以略見端倪。好明顯，以上三個對「方言」嘅詮釋，係有可能同時並立嘅。（呵呵我相信以上嘅定義可以用數學證明出黎，但而家就唔搞呢範野啦）。

第二個問題就係以上三個嘅詮釋，都係只可以釐清「語言」同「方言」

嘅關係，但係冇畀任何指示我地去決定咩時候咩係語言咩係方言同咩係咩方言。簡單而言就係我地仲係冇釐定語言同方言嘅實質標準。

姑勿論以上三個詮釋明顯會要求有三個不同嘅標準呢個問題，就算我地暫且只專注求祈一個，我地都會發覺，個標準好難定。點解？因為有好多例外，同好難得到「普遍性」同「泛可用性」。呢個問題其實唔係好複雜嘅姐，但係要講就真係好煩水蛇春咁長，一句既之曰其理則為「語言只不過係有軍隊嘅方言咁解」。而正因茲原因，語言學家普遍都唔會嚴格定義「方言」係啲乜東東，只會當「方言」一詞為 *rule of thumb* 速語，唔會胡亂定性乜乜語言為「方言」或「語言」。

好啦，到戲玉啦。到底點解「方言」一詞有問題？

請循其本一我地開頭就講咗，我地社會用語中嘅詞彙同用法，係可以塑造我地對現實嘅理解。標籤某一種語碼為「方言」，係可以（亦幾乎必定會）產生龐大嘅政治作用，而呢個作用往往係具壓迫性，打壓性，同賤貶性。使用「方言」一詞黎稱呼同標籤某種語碼，就係會使被標籤者馬上蒙受語言權威同威望（*prestige*）嘅損失，而往往他者嘅損失，就係某者嘅（政治、經濟、文化）得益。例子實在太多，中國內對粵、吳、客、閩諸華語、法國對 *Occitan*, *basque*, 西班牙對 *Catalan*, 等等。

以上嘅原因適用於 *dialect* 同埋「方言」，但「方言」一詞就更加有問題。「方言」一詞除了包括晒 *dialect* 嘅絕大部分潛意思之外，但係仲額外承載住濃郁但難以言喻嘅大中華思想同中華中心主義。呢個好複雜，難以詳述，但小弟盡下力。第一，「方言」一詞歷史上係相對於「雅言」，而雅言就係天朝上國嘅語言（口語）。所以按呢個邏輯，家下天朝上國嘅雅言係普通話，所以粵語、吳語、客家語等等就通通都係「方言」。呢個邏輯體系以前仲比較強，而家就已經弱，但係始終係普羅華人大眾中仍然有無色無聲嘅影響。要知道，喺清末民初搞翻譯書院嗰陣，藏語、蒙古語、粵語、甚至英語、法語、日語，都列為「方言」。梁啟超當初讀西方邏輯嗰陣，唔知係乜，都挾硬將「邏輯」一學列為「方言」。

二、西方嘅 *dialect* 同（*standard*）*language* 嘅普羅釐定界線，唔係「相互可通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就係國界。中國嘅「方言」除了一向兩者，仲包括文字。如果個語言用得漢字，就係「方言」。所以按呢個邏輯，即使北京人去上海去香港去潮州去台南聽唔明上海話廣東話潮州話閩

南話，佢地都係會話佢哋𠵼把爛係方言。在極端啲嘅連日文，甚至歷史上用過漢字嘅韓語同越南語都唔放過話係方言。

以上兩點加埋「方言」一詞所可以帶來嘅政治作用，應該足夠說明點解「方言」茲詞理應慎用。

Why the Cantonese, with her cuisine so alike with the Japanese in talent and delight, fail to match them in worldly sophistica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1. 講啲特別哽耳嘅說話，另佢地太難受，另佢地講「唔講廣東話」同埋「講普通話」同「唔係香港人」概念上掛鉤。要另佢地嘅香港感覺「異化」，被排擠，不受歡迎。譬如：-「你邊度人黎架？講普通話。」-「香港人唔講普通話㗎咯～」-「唔講廣東話邊忽係香港人？」-「香港唔歡迎普通話」1. 有權用嘅就要特別對待用普通話嘅人，刁難佢地，服務差啲。濫權都要。譬如：- 1. 見到有人喺公眾場合講普通話，要另佢地唔舒服，可以：- 鬧佢、- 騷擾佢 - 錄影佢 - 直言用「支那」、「殖民者」、「蝗蟲」開口鬧 - 肢體驚嚇佢：如果佢食緊 M 記，上前推搡晒佢啲嘢。

We the Cantonese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by speaking extraordinarily loud, angrily, red facedly, and aggressively, over the dinner table filled to the brim with food

粵語其實唔難學。每年都有一大咋工人姐姐 literally 盲字都唔識多隻去學廣東話。喺我屋企湊咗我成十年嘅泰國工人姐姐真係完全唔識漢字，都係照咁學。我哋唔好畀「廣東話好難學」嘅呢個論述去阻嚇想學粵語同需要學粵語嘅人，更加千祈唔好有意無意畀呢個論述變咗做一種非正式嘅隔離政策嘅合理化論述基礎。

新造字

風申/丰申 phone 甲申 app 扁系 print 卜手 book 畚定 run 勞申 load 黎↑ like 吞𠵼 ten3 (本字理應為「退」) Link 寧手/寧系 Prefer Preference Form highTo 𠵼 The 牽 In 兗 So 蘇 That 躉 With 业乎 Of 𠵼、𠵼乎 for 泚 From 𠵼壬/𠵼 En- 恩- -ment 𠵼/𠵼門/𠵼悶 (加於動詞後，將其動詞名詞化虛化，以表達高一層的概念)：-tion 純 (使用於部分並列結構的動詞，以及後，表示虛化以表達高一層的概念)：representation 代表純 -ary/-ery -ness 弥斯彌 -Chy 𠵼 -er 儿、爾 -ly -y 漪 -ium 𠵼 -al 𠵼 -ality

鼻之忒（唔要）-ity 荏，之荏 -ence 艮，艮斯 -ism 依忱，之忱，忱。依意。
意忱義忱、意忱（理論、論述）依忱（主張）現忱（現象）-ist 依忱者，士，
依忱士。依意者，-ive 莩 -able -ize 匡斯、浼斯施、斯、貫 En- 摠 -able 也
圃 -tic 忒克 Sub- -pseudo -faux -quasi -dom 井 -hood 乎特 Under 忒打
In On At Or And Anti- Un- In- Non- Meta- Under- -fy -ing 營

⌘十一 英文可以做得我哋嘅 故，廣東話就係
叛卒。

⌘十六 所謂的「中文」

香港講求所謂的「中文」，其霸權性的心態，是一個食古不化，故步自封，戀棧塵憶，沒有文學和語言破格創新膽量的蔬菜瓜果般的存在。保育、維持、堅持固有的傳統，沒有問題。但以此為由，抗拒新事物，不但是文化化石化，更是對自己和子孫的文化和權利閹割。

§十三 正字本字的迷思

香港民間近期興起了一系列的「粵語正字」活動。有的是民間自發的，有的是些社會中的知識和思哲份子所領導建設的。「粵語正字」活動在沒有任何政府機構或權威語言機構的領導扮演一錘頂音的大環境下，百花齊放、割據天下、家家爭鳴。

我是反對繼續維持這個沒有及缺乏統一權威語言機構的文字安娜奇（無政府狀態）的，但這個在這暫且不論。這篇文章在意分析貫穿所有這些正字運動派系的共同論述和價值前設，並希望點出對該等價值前設的堅持，不但有各種潛藏的迷思性和迷信性，其堅持更會持續維持著某種對粵語建立文字系統（語文化 graphization）可以採用的手段有消極性和打壓性的負面影響。

所謂的「粵語正字」活動，其實是一個雜亂無章、沒有中央協調、各自為政的大民主語言運動。這樣的文字不是要抹黑或醜化，只是要明確不含糊地點出現實。可知道，正正因「粵語正字」運動沒有中央領導，故此當中的各派系的要求、主張、以至使用的詞彙和秉持的觀點都有所不同。茲等現象的其一具代表性的彰象，是「本字」和「正字」的混淆和對等化。

很粗略地說，一般人如果要對「正字」和「本字」做出某種按照字義的意思分析的話，可能會有以下的推論過程：所謂的「正字」，就是正確的字。正確的字就是原本當初創造出來來代表該口頭語音的文字。所以，要處理正字問題，解決方法就是要尋找本字。

這路邏輯是一個貫穿漢系語言中所有文字化工程的共同共有邏輯，但在其他的語文中卻較為少見：沒有人會說某某英語或法語詞應該怎樣怎樣串因為那個詞最初的串法是怎樣怎樣。這不是說詞源及詞演變史不是他們訂立和考究正詞串法的考慮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定不是最為重

要，也絕對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8十文 意借 𠂇形借：與假借

意借：與假借一樣，其運作原理都是把已經存在有自己字義的字借來表達新的意思。但與假借不同，假借是按照被借字的字音衍生新的字義（也就是借音不借義），意借是透過漢字的結構做出新穎的分析，並賦予或衍生新的字義。意借字數量很少，例子包括：𠂇：九（狗，homonym）+ 厶（公）= 狗公𠂇：代表某種無奈發飆發爛渣的表情，取其「𠂇」象 𠂇 之形。耄：大陸網路用語。耄，从老从毛，亦毛澤東也。冊：用於香港粵語詞彙「出冊」中，解「放監」，「冊」本解古代的竹冊，也就是古人的書，但在此「冊」因像監獄鐵籠之形就被重新釋形。蠅：香港網絡用語。蠅，从虫从國，虫指蝗蟲，大陸人貶稱，固蠅，中國貶稱也。這個也許不能完全視為意借字，畢竟乃同音字，有假借成分。

So why does this matter? 因為 fundamentally speaking, 假借、另造新字、形聲字系統化等措施都有其限制，整體而言都不足以完全賦予粵語一套文字系統，不能百分百將粵語文字化 (ferguson 講嘅 graphisization)。活用、訂立、統一意借字，可以給予粵文發展另一條路。

當然，意借字有一定的地區和文化局部性，只有有限的跨地域時空流通性。所以某程度上可以提升粵文同曼文（written man[曼]darin）嘅文字體系距離，為粵語增加一層系統性和文字結構性的城門河。

一十 convinced

I was beginning to be convinced but now I am utterly convinced. That Cantonese must have spaces, like Korean. The calligraphic issue must give way. For the space itself is a grammatical marker that mark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a word. This tool of demarcation will allow poet and playwright to invent new words by putting words together within the confinements delineated by the spaces between words. Written Cantonese needs all the tools imaginable for it to revitalise and resurrect its lost vocabulary. A Hebrew-esque recycling off ancient words for purposes anew is the way to go. But we can't do that if we can't tell if this is a new word because we can't tell if these characters familiar so and so sequenced are merely a fanciful poetic playful arrangement or other mark of the invention of a new word, where a familiar noun is turned into a verb or verb is turned into an adjective or an adjective is now henceforth interpreted as a noun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我啱啱開始被說服，但而家完全信服。粵語書寫必須要有空格，正如韓文咁。書法嘅問題必須讓步，因為空格本身就係一個語法標記，標示一個詞語嘅開始同結尾。呢個劃分嘅工具可以畀詩人同劇作家透過將詞語拼埋一齊，喺詞語之間嘅空格劃定嘅界線內，去發明新詞。書面粵語需要所有可以想像嘅工具，去振興同復活失落嘅詞彙。好似希伯來文咁，將古詞回收再利用，用於全新嘅目的。但如果我哋唔能夠知道呢啲字係咪新詞，我哋無法分辨呢啲熟悉嘅字符排列係純粹玩味嘅詩意遊戲，定係創造新詞嘅標記，喺呢個特定嘅語境入面，名詞變成動詞，或者動詞變成形容詞，

又或者形容詞從此變成名詞。

In the past years or so I have been wrest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Cantonese graphisation. One of the first major conclusions I've drawn is that unless Cantonese rejects the use of the sinoglyphs at least up to the level like Japanese, Cantonese will never be able to develop properly and healthily, because the world of the Chinese is so bedevilled and enchanted and bespelled by the characters that there can simply be no alternative paradigm of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using sinoglyphs available to u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imperialistic celestial empire mentality is bonded with the sinoglyphs - tho their marriage is not a necessary one, the divorce is probably way too difficult to execute and will likely take an awfully long time. The conclusion is therefore Cantonese graphisation must abandon the sinoglyphs. I came to this conclusion last year in a 茶樓 with my family.

And so with this conclusion I started to investigate what are the likely writing systems that Cantonese can adopt. I was immediate in my rejection of the Latin alphabet. I find Vietnamese writing utterly aesthetically repulsive and the idea of using the Latin alphabet to escape the cultural clutches of one empire only to fall under the dominion of another thoroughly preposterous. I also relegated the use of Hangul to the very back of the list -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knew Hangul holds most promise in graphising Cantonese, even tho back then my command of linguistics and writing systems was very primitive. Japanese kana was simply out of the question - simply becoz it didn't fit and it couldn't fit. If Japanese kana were used to graphisize Cantonese it would change Cantonese - it would japanize Cantonese. I turned to an unlikely candidate - the republican Zhuyin Fuhao - the ones still in use in Taiwan. I discovered tha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invented additional extensions for Minnan and Hakka on top of the traditional ones for Mandarin, and I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re was also a primitive set invented for Suzhouese and Shanghaiese, and also one invented very recently by online enthusiasts for Cantonese.

But then it soon became clear to me that there are multiple problems. First with the Zhuyin fuhao - it is quite unsuitable for graphising any sinitic language. Zhuyin is an alphabet, and in writing, the script does not graphisize morphemes as single units. The script graphisizes phonemes, and not morphemes - it breaks apart even the morpheme. So in this regard, it is worse than Hangul. Hangul preserves the monosyllabicity of sinitic tongues on paper - but Zhuyin breaks it apart. This makes reading very difficult. But sure, one can stomach that, because all romanisation schemes suffer the same problem. Pinyin and Jyutping all suffer the same problem. What's the deal then? The issue, is that even if we were to put aside the more tired and cliched arguments about why sinitic tongues cannot adopt a fully phonetic system (I'm looking at you 施氏食獅史) - a huge deal of already present literature in Classical Chinese would simply be rendered incomprehensible - becoz the vocabulary is dead. Cantonese would suffer massively becoz a great deal of its wealth, preserved in very elegant songs of the 80s, would also be rendered very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Futur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would also be severely hampered becoz distinct morphemes are now undifferentiable on paper and differentiation can only be obtained via that natural language instinct living in the general populace - and we don't have that. This suggests that my earlier conclusion must be revised or moderated. A complete abandonment of the sinoglyphs would be strategically disastrerous and must be the unthinkable final option. Given that, and given that Zhuyin and the characters are on paper structurally oppositionary - you really can't read them together using a same system of mentality - at least for me I can't go a very smooth degree - a Zhuyin and characters

mixed script is impossible.

Some people say I'm stubborn and I don't listen to critics - but that can't be further away from the truth, for I myself have critiqued myself tirelessly and many times I have abandoned previously held positions becoz of new analysis. Indeed, one such example was that one of the prime motivations of a systematised Cantonese script is the sad sight of overflowing 形聲字 and 擬聲字 in Cantonese (啊㗎咁嘅嘢唔咩㗎啦喇喝 etc) these characters under the traditional scheme of aesthetics are ruled to be lowly - and they therefore are guilty of making Cantonese seem lowly in the traditional sinitic conception of aesthetics. The solution is to therefore expel them all. And phoneticisation can do just that - heck, there are not even sino-glyphs left! But then I read in a book about written Taiwanese how a particular Taiwanese linguist admires the Cantonese for their ingenuity for arbitrarily creating phono-semantic characters for the spoken vernacular that is somehow magically understood by other Cantonese speakers. He says this is extremely rare and absolutely extraordinary - and he was absolutely jealous of Cantonese in possession of this magical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 and very upset that Taiwanese does not. This gave me the idea of the system of democratised phono-semantic characters. The 大民主粵語形聲字符系統. this system will run parallel with characters. As you can see, this is a twofold rejection of my previous positions.

How would it work? Notice that in the past, oftentimes when the Cantonese graphisize a spoken word, they take a 聲符 that either corresponds exactly or corresponds roughly to the actual spoken sound, in combination with a 意符 that roughly indicates the meaning or nature of the morpheme to be graphisized - they combine the two, and viola! They have a character. This is nothing extraordinary of course, for this is just how phono-semantic characters 形聲字 work. What is extraordinary is that the Cantonese manages to

read ad hoc and arbitrary creations without much external help or assistance. This is very peculiar and is NOT necessarily a given - as evidenced by the aforementioned Taiwanese scholar - and also indeed the mainland Chinese I have encountered - for some reason, when the mainland Chinese encounter a character they don't know how to read, oftentimes they can't even venture a guess. But hong Kongers always can. I've seen this multiple times when I present the characters 冨家鏹/瀏 to them. Not knowing how to read 冨 in Mandarin is normal - but they can't even guess how to pronounce 鏹/瀏 - sometimes even in simplified. So, I have confidence that this phono-semantic decomposition literacy, is somewhat tied to the Cantonese language. It's a big jump in logic, but one that helps, and one's whose contingent falsity doesn't jeopardise my project.

So, the ingenious part of this new system, is that instead of having a character that is set into stone once created, and have ad hoc creations using arbitrary 聲符意符 - we systematise it all, do that there is a fixed and finite set of 聲符意符, and that the resultant combined characters are not combined to form character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per se, but symbols coming from a secondary system to complement and run parallel with the traditional sinoglyphs - just like how Japanese has two additional systems running on top of the Kanji.

I've selected a set of 36 意符, which are:

金木水火土糸人言骨肉疒示衣食行走車力手足心口耳目魚鳥牛豕蟲艸
申天玄義不々

Most of them should be familiar, except for the last line. I've chosen these very much reflecting my own philosophical pos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weakness of Chinese philosophy - and the ills therein that perpetuate all kinds of 思維問題. the absence of the 女 radical should already speak volumes. But I've also include 申 which is 电 in the oracle bone script to cater to the mod-

ern technological vocabulary. I've included 天、玄、義 to forcibly inject metaphysical considerations into the character system so to remedy the problem that every time someone speaks about justice and metaphysics and lofty ideals it sounds or reads like nonsense. I've placed in the negation 不 after being inspired by the 合音字 such as 甬、舜、歪、覓 in Beijinese and 勳、勳、勳 in shanghainese. The 々 is an empty 意符.

申裊申央

I won't give out the answer here but it was clear to me that there is much promise. And so thorough the summer I worked on this system. I got some more interesting results. But eventually it seems that this system is going to be way more complicated than I thought, and will suffer from readability and differentiation issues. The problems are too numerous to be listed here. Although I sincerely believed it was the right direction to go, part of me knew it's very likely going to be a dead end. There are over 4000 聲母韻母 combinations in Cantonese - and that's already ignored the tones. There are also bizarre exceptional situations where there are no adequate corresponding 聲符. I was ready to freeze this.

Then I had an epiphany. It came today when I was playing mahjong with my super mother, my 姨媽, and my 三舅父. I got a particularly difficult hand so I took my time, and not before I long I was scolded by my 姨媽 for being 嬰嗒. This is a very uncommon term now - rarely seen in use by this generation. It means 慢吞吞慢條斯理 with a dash of 三姑六婆 ness. It's a rather sexist term, which you can already tell from its 女 radical. It was nice to hear such a classical Cantonese vocabulary term, and I did the usual analysis. Clearly it was very likely an ancient term, possibly dating back to pre-Qin times, for it is clearly a 聯綿詞, as it is a disallyabic morpheme, indecomposable, and the 韻母 Rhymes with each other. The first is clearly a phono-semantic character, but the second... something is

funny.

哥 go4 = 加 gaa1 可 ho2

This is some kind of 反切合成字！an ingenious system that can massively reduce the number of constituent characters! It will be easy to learn, easy to write, and easy to read! This can either be combined with the previous phonosantic system, or run as a third parallel system. I haven't decided yet. But this is the greatest discovery since I learnt about Tangut characters! There is hope!

叫唐字，唔好叫漢字。Oxzach, [29/8/2021 9:14 AM] It highlights the history of Sinification of the canton region which only seriously began in the Tang Dynasty.

早於 2007 年、2009 年，便有粵文維基百科用戶提出應把「唐字」改名為「漢字」、「唐文」改名為「中文」，但皆被中國大陸用戶聲稱以「沒有共識」、「維護傳統粵語」為由提出反對。但隨著越來越多維基人質疑條目的命名不是普遍用法，只是小圈子徹頭徹尾的自相呼應，這些討論在 2012 年、2019 年再次掀起。而到了 2021 年，「唐字」條目終於改名為「漢字」，[3] 而「唐文」條目終於改名為「中文」。

Oxzach, [29/8/2021 9:15 AM] Also calling it Tongzi gives us a unique and differentiating quality in the sinosphere

- 我哋點樣叫漢字，係彰顯都我哋嘅對漢字嘅歷史認知，同埋蘊含咗我哋同支拿帝國嘅關係 - 用「唐字」為漢字嘅叫法，可以好明顯區分度我哋同其他諸夏語言 - 恢復返舊有嘅叫法，係彰顯返同重建返我哋自己而家嘅文化同個陣時 ge 文化嘅啦能、連續性、一脈相承性。 - 我哋目標唔係唐字同漢字都通用，而係「漢字」呢隻時文俾人打成過街老鼠，好似「西紅柿」「魚丸子」咁難聽，咁 obviously 係支語。

- 所有撐用漢字而唔係唐字嘅人都係輔助緊語言殖民 - 提日韓嘅人都係有錢扮闊佬，太監扮馬撚

話「『唐字』呢個用法，已經斷咗攞，瓜咗，好應該退位讓賢」嘅人，係中文先生，係叛語者，係會反對我哋恢復返自己本有詞彙，淨係畀藍青化唔俾恢復粵復古嘅咁咁叛徒。

其實廣大粵語語言學界已經笑咗呢種特登為唔同而唔同嘅「粵維式粵

文」好耐《-- why do we care? They have no vision.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They don't have an architectural plan. 粵維就梗係「用粵辭」。「漢字」都係粵辭。只有喺「就算罕見都好，總之特登揀個同其他漢字文化圈語文唔同嘅詞語」先會俾「唐字」贏。其實廣大粵語語言學界已經笑咗呢種特登為唔同而唔同嘅「粵維式粵文」好耐 [1]，而「架撐」等等唔係最常用但都普及嘅用詞已經係粵維以外嘅粵文社群接受到嘅極限。驚俾人同化嘅話，唔會在於粵文用多幾個內容語共通詞，反而因為粵維用詞生僻搞到未睇過粵維嘅粵語母語者唔夠膽貢獻粵維，到時就真係拱手相讓喇。<-- on9

粵文要有空格

一十一 〈書面化羅馬字不是完全的「我手寫我口」〉

漢文可分成文言文（孔子字）、現代漢文（唐人字）以及口語文（這邊個人姑且稱之臺語字）這三個層次。其中前兩者為書面形式，不是我手寫我口，以求讀者通曉。

如果將口語文寫成羅馬字，是否真能達成「我手寫我口」之目的？實則不盡然也。

漢字由於不是全音素文字，所以沒有這方面底問題；即使有形聲偏旁，那也不是構成音位底部件。在某種程度上，漢字成功地在書面上消弭了每個人底口音差異問題，可缺點就是不能完全「有邊讀邊」。

臺羅也好、白話字也好，這些羅馬字轉寫系統皆為全音素文字，而每個人底口音會受當地腔調或俗讀所影響，明明指的是同一類的東西，若完全照個人口音寫出來，拼澗就會很「豐富」了，顯然不符合「讀者通曉」這些期待。好比說「啥物」都有 siánn-mi^h、siánn-mih、siánn-mí、sánn-mi^h、sánn-mih、sánn-mí、siám-mih、siám-mi^h、siám-mí、sím-mi^h、sím-mih、sím-mí 這麼多種講澗，在這些例子中如果讀者能照着羅馬字讀出發音，應該還是能知道都是指同一個意思；但不是每個案例底口音差異都是為人通曉的，好比說「枇杷」就有 pî-pê、gî-pê、kî-pê、khî-pê、tî-pê、pî-pêe 等，至於「蒿仔菜」則諸如 ue-á-tshài、e-á-tshài、er-á-tshài、meh-á-tshài、gor-á-tshài、o-á-tshài。

這讓我也想到了漢字也有通假字，但漢字幾乎不會因為個人口音或是俗讀而改變形狀，頂多就是筆劃或形狀被約化（澗 → 法、更 → 更）、增加了偏旁（畝 → 稟）、部件被替換（艷 → 豔）、偏旁被移走（羣 → 群），或是另外造個形聲字（个 → 個）給它。而且字形也因為官方或民間底相關規

範，相對而言也穩定許多。這同時反映出所謂標準正字，其實都是被某些結構權力所「建構」出來的，甚至可異於學界所考證出來的本字。

矛盾的是，某些白話字使用者主張英文不會因為口音而改變拼瀋，而白話字作為書面文字亦然（例如打馬字白話字不會有 or、ir、ee、er 這種韻母，故以為臺羅只不過是音標方案罷了）；但面對臺灣話底腔調和俗讀問題，卻說這些都是被容許的，如此一來便忽視了作為書面文字所需的拼瀋穩定性。倘若白話字是經過規範的書面文字，這是不是意味着羅馬字底標準，是不是同樣被某些人（包括那些規範底制定者）所「建構」出來的？書面化的羅馬字其實並無瀋達成完全的「我手寫我口」？

至少從自己接觸了臺灣話文社群以來，從未見過全羅派會聲稱「我手寫我口」，他們更常標榜在書寫形式上能兼容外來語。此外，他們還會以文化對立底觀點來批判符碼，並認為使用漢字的過程，是為了將大中華階級觀引進臺灣且鞏固之。個人對此不以為然，不過這不是這篇要說的重點，就不對此多作評論，待下次再談這部分。

為什麼全羅派自己都不太會聲稱「我手寫我口」？因為理想中底書面化羅馬字，其調值底內部差異就必須被「音位化」，這樣才能確保口音各異的人們拼瀋相同而統一，不致於造成理解困難，誠如英文那樣（不考慮美式、英式拼瀋差異的話）；甚至也得面臨制定「標準音」這個階段，不過這樣就得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孩子們在學習的過程中，會很容易丟失應有的特色腔調，或是對特色腔調產生了自卑感乃至「不標準」的偏見。咱們別忘了，要是由現行「國家」這個體制去訂出標準音，那對特色腔調底傷害真的很難彌補得回來。

很現實的是，「書同文」是臺語人團結重要的階段，光是臺羅派和白話字派雙方都僵持不下了，更何況還是犧牲腔調差異這點。「書同文」縱然效益大，或許能讓臺灣話文活得再久一點，不過「團結」亦意味着犧牲內部差異有其必要，以此來換取族群內底穩定。

在此想問諸位，是不是該為了讓大家都讀得懂，而必須在書面形式這方面向其他口音妥協？到底什麼樣的口音才是「大家都讀得懂」的拼瀋？如果你要使用全羅臺文，你想根據自己底個人口音來寫，還是以優勢口音來寫？

一十二 親，簡體字是個好東西

我這一個在香港街頭見到簡體字會破口大罵的人，為什麼會說這樣如此不協調、大逆不道的話呢？

簡體字不美，或至少簡體字不夠繁體字美，是一個華夏文明的共識。當然，有多人會否定這個無可爭議的事實，說簡體字也很美——這樣論調的《人民日報》、《環球時報》文章多得是。但對於所有思哲上誠實，思維真誠，願意直視自己心中思緒的人，都得承認，簡體字的美感，真的不行。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誠實。香港、台灣、澳門的餐牌、單張、文件等出現簡體字，是因為反骨的經濟考慮。但大陸是沒有任何這樣的經濟考慮的：寫繁體字是不會吸引到任何有意思的新客的。既然如此，為什麼那麼多的餐廳和各式招牌都會自發使用繁體字呢？星馬泰的中文報紙，標題很多時候都是繁體字，正文才用簡體字。為甚麼？很簡單，因為靚。

這個「美感」不是單純指視覺上漢字的型態美，而是包括他的存在美和運作美。這個被破壞了的「美感」不只是那個我們看著「言」變成了「讠」，「金」變成了「钅」，「食」變成了「饣」而驅使我們不由自主地打冷震的「美感」，而是主宰漢字運作的理則系統。這個理則系統，非常美麗，而漢字的字形美，只不過是這個理則系統的一部分。而簡體字，就是破壞了這個理則系統。所以，其實香港人就簡體字強予的污名「殘體字」，是很有意思的——這個污名就正正道出了簡體字的理則崩壞。

這個理則系統以及其散發著的兆物觀，就是為什麼用簡體字的人會誠心誠意去學習繁體字，但用開繁體字的人最多只會用簡體字，而不會學。

那當然，簡體字的理則崩壞不是全面的，否則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學簡體字的人仍然對漢字產生敬畏和瘋愛的心。那些崩壞的實質例子，可見其崩壞的原因，也不是不存在於繁體字之中的。換言之，很多簡體字的弊

病，那些與其餘理則系統不符的情況，繁體字中也有。但是，不同之處有二：一、繁體字自漢朝以來，有一千五百年的時間去適應、平撫、內化，和收服這些矛盾，並使他成為理則系統裏面的合法、合理、合義例外。譬如，有些字，明顯是部件過多，根本塞不進一個漢字方塊格裏面的，如「鬢」、「鬢」、「鬱」等等。「鬢」是非常明顯的例子——你嘗試一下，可否成功地把「鬢」不寫成長方形，而寫成規規矩矩的正方形？這個是不可能的——連你現在讀著的電腦字體也無法做到這一點！但是我們都接受了他，而無視他的矛盾。這是因為時間的磨合。但簡體字年輕，很多字要經過這個磨合的過程。還未磨合，故此出現違和感。這個很明顯待世代過去就會解決，但有些簡體字對漢字理則的衝擊，是不可能被漢字理則所融合的——除非漢字的理則本身產生改變。這些字包括「发」（發、髮）、「干」（乾、幹、干）等一簡多繁的合併，以及因草書楷化而新增的筆畫部件，如以下字中出現的部件：书、专、门、发、马等。這些都是漢字理則無法在不改變自己的情況下收容的。第二中的理則破壞，是永久的——但是！漢字理則不是脫然存在的，而是透過漢字而存在。也就是說，漢字如何，漢字的理則則如何。這些有另外一種理則主宰運作的漢字，其實是改造了漢字的運作理則。用「破壞」這個詞，是有價值取向的，而這個價值取態是先於漢字的——漢字可能可以給予你理據去取購這個價值取向，但這個價值取向不是漢字的理則蘊涵。

為什麼簡體字是個好東西？因為他散發著的理則，是違反傳統中國秩序的。這個亦意味，一個用簡體字的中國（斯指自持為中國、華夏正統、華夏文明的合道守護者的政權），按照其本身的政治論述，是理虧的。是不完全合義的。這也就是盧安迪、陳雲、陶傑等依戀中國之派的腔調：他們對中國的批評，不是出於中國對人的摧殘，而是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統理虧。如果，中共改用繁體字，他們不但會拍掌叫好，也會立即投共——也就是投中，回到祖國的懷抱裏。

簡體字的存在，促成了中國秩序的不穩定和自我矛盾，讓所謂的「中華正統」脫離了河南，脫離中原，轉移到香港台灣等化外之地，並在西方的薰陶下孕育出新的思維。同時間，正因中國秩序在中國核心無分完全理直，依然依戀中國秩序的人被迫否定中共，並接觸西方的價值觀，甚至否定「中國」的整個價值體系。如果，中共改用繁體字，那中共就與中國再無

有意思的分別——中共就可以堂堂正正打著中國的旗幟來為非作歹，真心支持的人也會更多，怒號反對的人要找原因也會難得多。現在搞你香港，還會有人覺得這是不正統的匪寇在消滅華夏的正統。大陸變成正統了後，學寫繁體字，想做個真正中國人的陳秋實還會出來嗎？

但最重要的是，繁體字和簡體字劃分而治的局面，揭示了多個中國的可能性，去中國的可能性，和中國的本質。要釐清這一點，這裏恐怕三言兩語做不到——因為要說明漢字的兆物觀，其所衍生的神聖性和趙汀陽所道的精神性，以及其所趨生的政治觀。這裏做不了——但我會說，如果你認為香港是華夏文明的一顆明珠，一個實驗性的恩賜，而且如果你認為百年恥辱的教訓，不是單純的「我們中國要富強起來」，而是要我們反思「要不要中國」——那我就告訴你，簡體字是個好東西。我們要更多、更癲的簡體字，要把漢字完全殘化，使華夏大地有很多不同的漢字體系。讓河南用二簡字、三簡字、甚至拼音字吧。這是必須的——否則，你所危乎於的，是中國，和他靚麗的野蠻和恐怖。

一十三 淺論粵字發展方向

邇來對藏漢語系產生了興趣，加上頻頻在大學跟不少陸生交流有關粵語的種種見解，有不時為學習粵語的陸生覆閱功課，洞悉了一些新的見解，亦點破了一些有關粵語、粵文和粵字的盲點。當中最引起我關注的是粵語正字的問題。

一、正字：究竟為何物？

當我們要討論粵語正字時，我們必須要承認的是粵語不如所謂的現代漢語普通話一般規範統一。雖然粵語廣東話基本上是普通話之外，世界上唯一於大學本科教授的語言，但其根基遠不如普通話穩厚，具有排山倒海的大學研究來鞏固其文法和詞彙根本。粵字非常不規則和非常不統一，幸然情況遠不及其他藏漢語系下的語言本混亂。面對這樣的文化現實，無論對於粵語用家、研究粵語的發燒友，抑或粵語學者，簡單直接視粵語「正字」為前人或古書所收納到的研究結果，是一向的普遍做法。即時有時可能不同的資源下會引申出不同的結論，可能會因而產生要辨清正字的問題，但宏觀而言，整個過程完全是被動和消極的，徹底缺乏任何正面、積極的建設。回答「某字的正字是什麼」這個問題往往離不開尋找和考究古書古文古字，類同考古，欠缺創造的元素。

把粵語正字的理解完全捆綁與過去，然後以所謂的「正統」之名煞停辯論，對粵語、粵文和粵字的發展是百害而無一利的。這樣的文字傳承亦容易滋生語言與文字出現矛盾的問題。由於文字往往趕不上語言發展的速度，若然確立正字的工作一概以傳統和古人智慧為根本，以解決現今社會文字的問題，輕則會釀成文字和語言脫節的情況，重則會造成有字讀不出，等同有字如無字的荒謬。當然，筆者並非否定先人文化資源於整頓文字的重要性，亦非徹底否定參考古人智慧以解決今人問題的優點，但盲然把傳統

和古字提升至不可挑戰，不用觸碰的神壇地位，並任由其主宰當今語言、文字的發展，顯現不妥。

二、「古寫」與「俗寫」

屬於藏漢語系的語言以及其方言不乏「有言無字」和「字無人曉」的情況，故此訂立和推廣正字的工作毫不瑣碎。決定正字向來是傳統古寫（下稱「古寫」）和民間俗寫（下稱「俗寫」）的一場角力戰。但很多時候，正寫和俗寫孰贏孰輸，驟眼而言是沒有緊密的邏輯可言的。依照傳統而立的正字多數跟古文古字一脈相承，因此寫出來較具雅氣。同時間，因為文化根本比較紮實豐厚，要把該字用於定立其他詞彙，或是要在其他漢語方言中傳播，都比較容易。但所謂的「正寫」亦可能非常生僻，跟社會已經脫節，出現各種字不符音、音不符字的現象。還有，隨著社會進步發展，語言演化導致出現一字多義的情況。最麻煩的是可能所謂的正寫的那個字本身不能充分擔當表義標音的責任，但同時間民間又沒有其他更好的俗寫以供參考，那社會就被逼面對要用一個不達標的字來記錄語言無陵兩可的情況。但完全依賴俗寫來決定正字亦有其弊端。雖然俗寫基本上是民眾集思廣益的文字產物，但俗寫往往非常不統一。一字多寫的弊況泛濫，而且可能不是所有俗寫都沿用漢字，當中可能夾雜了外文，如拉丁字母。俗字的內部字體結構亦可能什麼明顯的表義邏輯可言，或是其內部邏輯非常粗疏，或跟整體漢字體系沒有共同的聯繫邏輯，因此未能完全彰顯漢字之美。由此可見，訂立正字時，要同時考慮古寫和俗寫的優劣，並嘗試取其優者。雖然這樣的說法很籠統，但對於社會上要整理的粵字，已經可以得出不少令人滿意的結果。當然，如上所言，筆者不認為透過所謂的正寫和民間俗寫打一場正字爭奪戰必定可以得出一個最好的候選正字，但這過方法依然是可以產生不少令人稱心滿意的結果的。我們可以看一看看幾個例子。

我們先為討論「啲」字之亂。「啲」字於粵語廣東話中地位舉足輕重，在文法中站以給非常重要的地位。「啲」字的俗寫繁多，特別是在網絡世界上，有「𠵼」，「𠵼」、「D」和「o」的。而「𠵼」亦有多種異寫，如下者：

「啲」字之亂源於坊間有人將「𠵼」這個生僻字，講成「啲」的本字或正字，原因「𠵼」解作少，同「啲」（解作一點、一些）有相似地方，更有專欄作家同報章評論員誤傳。加上此誤非近年興起，而乃前人之誤未經撥亂反正的後果。「𠵼」字是「啲」字「正寫」的說法，最早見於孔仲南在

1933年撰寫的《廣東俗語考》〈釋情狀〉一節之中，他在書中的詳解，引用《說文解字》，轉述《說文》的反切，並舉出了例子，可見有其說服力。另外有人認為「啲」乃香港人自創新字，認為是錯字，正字或本字是「𪛗」。

幸好，「啲」字之亂未算嚴重，其解亦算直接易明。我們可以從歷史、讀音和意思三方面剖析孰者為正，孰者為非。首先，「啲」早於明末清初《第八才子書花箋記》已經出現，曰：「奴系綠窗紅粉女，日長針指度芳年。婚姻自有高堂在，啲該兒女亂開言？」因此，「啲」字乃港人自創的錯字茲命題不攻自破。其二，「啲」讀音為「di 1」，但「𪛗」讀音係為「zit 3」，因「𪛗」反切為「子列切」。既然「𪛗」理應讀音不符現有讀音，即使疑中留情，以變音之由解釋音調之別，依然論帶牽強，「𪛗」字為正字的可能性因而相對較低。其三，查閱《說文解字》，曰：「𪛗，少也。」清·鮑廷博·重校方言·卷十二亦曰：「𪛗，杪，小也。」由此可見，若然「𪛗」的確為正字，把「多啲」（義：多一點）寫為「多𪛗」（義：多少）就會語帶含糊。綜合而論，以「啲」為正字，較為合理。如有興趣，不妨延伸閱讀此篇題為《「𪛗」字之亂（增修版）》的博客。

「啲」字之亂是少數透過參考韻書和古文就較為輕易解決的正字爭議。其他有待學者考究的粵字難題往往非常困難費神，一個好例子是另一粵語常用詞，「傾計」。同「啲」，「傾計」俗寫花多眼亂。在香港，「傾計」俗寫就有「傾計」、「傾偈」，大陸網絡則有「king 給」。翻查古典則有「傾偈」、「傾蓋」和「罄歎」，其中後二者用次較多，如：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司馬貞索隱引《志林》曰：傾蓋者，道行相遇，輶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故曰傾。

《孔子家語·致思》：孔子之郟（音談），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

有關「傾蓋」例子當然不止於此，但數目繁多，不能盡列，決下省留待讀者自掘。而「罄歎」於古籍出現的例子則包括：

唐朝黃滔《啟侯博士》：「蜀璧端居，管牀兀坐，既佩茲罄歎，益勵彼顓（音專）愚。」

宋蘇軾《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啟》：「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

鈴下，如聞警咳之音。」

南宋曾幾：「又得清新句，如聞警欬音。」

明朝王世貞西城宮詞：「寒霜不敢蒙頭坐，暖閣時聆警欬聲。」

清朝舒白香《遊山日記》：「文人之事，所以差勝於百工技藝，豈有他哉？以其有我真性情，稱心而談，絕無矯飾，後世才子可以想見陳死人生前面目，如聆警欬，如握手膝，燕笑一堂，不能不愛，則稱之，稱則傳，傳斯不朽。」

《清史稿》：「隔顏色而可親警欬。」

顯然，「傾蓋」和「警欬」之爭兩者分庭抗禮，不相伯仲。若然要尋根究底，相信會是一個相當具挑戰性的學術難題，筆者就當然不會在此以些不文不類的谷歌資料蒐集班門弄斧。但是，筆者依然希望就此略抒己見。速查中大網上粵音字典，就會發現「警」讀音為「hing 3」或「king 2」，而「欬」異讀則有「haai 1」、「kat 1」、「hoi 4」和「koi 4」——顯然，「欬」字完全不符廣東話中「傾計」的讀音。雖然如此，但「警」解言笑，有高談闊論意，歷朝用例眾多，貿然捨棄似乎有點可惜。加上「警」以「殷」為聲符，「言」為意符，字形設計高雅優美。再者以「殷」為聲符的漢字甚多，如「聲」，「馨」和粵語中的「𩚑」（「𩚑烺烺」，解「熱」或形容人生氣），「警」字符合整體漢字體系內的邏輯。故此，筆者認為以「警欬」為正字為佳。

三、開發新字

如上所見，現時學術界確立正字的工作如同考古，其過程往往囿於古典書籍，薄於取材於今。確立或訂立正字的工作幾乎完全止於述而不作的階段，缺乏任何積極和主動的新穎創作——具體而言，當漢語學者要為一些長期因為政治或歷史原因而缺乏統一文字體系確立文字體系時，永遠只沉醉於古典文化中尋章摘句，幾乎從來未想過研發新字。當然，要尋找近代中國學者為中國內的語言和方言由頭開始建立文字體系，或翻新以及現代化其既有文字體系，亦有其例，但就藏漢語系下的十大語系而言，官、晉、徽、湘、閩、贛、吳、客、粵、平，訂立語言的政策，從來未曾涉及任何創造或開發新字的文字工程。

我們可以以臺灣客家語的保育、傳承和推廣的文字工作參考，以比較訂立粵語廣東話正字面對的困難。客家語跟粵語一樣，長期缺乏權威知識分子的呵護和整頓修理，又長期被政府忽視，甚至打壓，造成嚴重的文字

混亂，和社會地位被貶、被矮化的慘況。台灣戒嚴結束，開始踏上自由民主化的道路後，台灣各地原先被打壓的種種語言得到解放，得以重新立足於社會，並可以自由弘揚開去——客家語乃其中受益語言之一。可惜，由於受到長期抑壓，台灣很多本土語言元氣大傷，加上極權語言政策經已造成了不可磨滅的破壞，解放語言需要政府支援，才能重整旗鼓於社會跟其他語言博弈。有見及此，為加強台灣本土語言客家語研究、保存與推廣，中華民國教育部於 2008 年 11 月成立了由客家語南北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之專家學者組成的「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小組」（下稱「客家語小組」），研訂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下稱《推薦用字》。）

客家語小組採納於《推薦用字》的字是根據嚴格的選用原則，並由專家加以反覆討論和研究後才採納的。遺憾筆者不懂客家語，無能以自己智慧審視其推薦用字是否適宜。但就其選用原則驟眼而言，似乎並無什麼大不妥。《推薦用字》的選用準則相當精密，形、音、義三者皆為審批准則。客家語小組又為用家著想，盡量避免僻字和罕用字，又考慮採納社會約定俗成的俗字，甚至酌量客家字於電腦大行其道的天下會有什麼互動和影響。整體而言，切磋琢磨後而成的《推薦用字》考慮周詳。雖然如此，客家語小組依然沒有創造任何新字，其工作依舊圍繞考究的方向進行。

筆者認為這樣的文字整理策略略為狹隘，未盡求履行為方言訂立適宜漢字的責任。事實上，「古寫」和「俗寫」有不少無法提供有效整理文字的資源，以致出現所謂從以上兩者制定而成的「正字」依然有各式各樣的缺陷。為證茲論，筆者下列四個例子不等，而闡述其由，諸者為「號礫嚙嘍」、「蝦蝦霸霸」中的「蝦」、「瀧滑梯」的「瀧」和「麻甩佬」。

粵語廣東話中有一非常生動盪鬼的詞語，但因為香港語言演化速度一日千里，詞彙日新月異，此詞有失傳之危。若然筆者記憶無誤，理應讀為「kik1 lik1 kaak1 laak1」，義解「林林總總」，跟粵語中另一詞彙「雜不lung1」義同（部分網上資源指正寫為「雜不刺」，但「刺」字讀音為「laat6」，可能有音變或錯字之嫌，暫不就此詳議。）坊間有些業餘研究粵字的意見認為正字是「號礫嚙嘍」。據香港中文大學網上的《粵語審音配詞字庫》，「號礫嚙嘍」四字中「嚙」、「嘍」兩字並無收錄，讀音不詳。取其音符，我們可以推論「號礫嚙嘍」讀音為「gwik1 lik1 kaak1 laak6」。顯然「號」字的讀音與筆者所憶有所出入，可能是因為音變或次方言音。這裡有三點需

要詳細闡述：一、既然《粵語審音配詞字庫》並無收錄「嚙」、「嘞」兩字，我們可以有信心地斷定這兩字很可能是（非常）近代的人把「緯」、「勒」加上「口」字部而新創的文字；二、我們由此可以再而推論「緯」、「勒」只不過為標音字而已，完全沒有獨立的個體意思，（暫時）不能用於構造新詞；三、一個更大膽的推論是「號礫嚙嘞」不是自古已有的粵語廣東話詞彙，很可能是近代從外語或其他中國語言或方言傳入的新詞。就第三點而言，筆者信心不大。雖然機緣巧合下聽聞到「號礫嚙嘞」一詞源自上海話。可惜，小弟家族的上海話傳承欠佳，上海話一竅不通，遺憾未能斷定茲說之真偽。

從「號礫嚙嘞」一詞身上我們可以清楚洞悉到只從古書經典和坊間智慧採納正字的缺陷，限制和弊端。首先，除了「礫」有「碎石」的意思可以聯繫到同本詞詞義，其餘四字跟本詞完全沒有任何意思上的關聯。「嚙」、「嘞」兩字以上經已提到，而「緯」、「勒」兩字亦沒有任何跟「林林總總」顯然易明的意思關係。「號」字沒有什麼特別的字義，只不過是周代其中一個諸侯國的名稱。翻查《說文解字》，內曰：「號字本義久廢，罕有用者。」亦即是「號」字在許慎的年代經已是僻字，何況是距離東漢幾乎一千九百年的今天！毫無疑問，「號礫嚙嘞」四字只不過是標音符號，完全沒有什麼字義可言。這個幾乎肯定是民間所創的寫法，沒有什麼參考價值。另外一方面，「號礫嚙嘞」一詞於古書記錄不詳，無法斷定茲詞來源，更無所謂的「古寫」以供參考。面對這個模稜兩可的棘手局面，解決辦法只得二者：我們一就把現在用來寫「號礫嚙嘞」一詞的四個字納為正寫，將錯就錯，無視其字標音不表意的根本性缺陷；要不就當這個詞語從來都沒有存在過，把它完全驅逐於粵文，任由它在茫茫的語言大海中自生自滅——這就是不容創立新字所帶來的矛盾。

同樣的問題於「蝦蝦霸霸」中的「蝦」字上重演。這個「蝦」有「欺負」之義。既然如此，這個「蝦」字就明顯除了標音之外，就毫無表意功能，選字顯然不妥。據筆者粗疏的資料收集結果，這個「蝦」字並非中原古漢語的傳承物，而很大機會是秦代以前居於現今兩廣、越北一帶的百越族的語言，與古漢語混雜而成的產物。因此這個「蝦」字與現今居住於廣西的壯族所說的壯語可能很有關連。雖然亦有意見認為「蝦」與「蟹」概念相通，而「蝦蝦霸霸」即用於形容某人狂妄自大，猶如螃蟹般橫行霸道。但筆

者找不到任何稍具權威的意見證明茲論，因此以此為俗解，決不再議。不過，如果「蝦」的確與壯語有親屬關係，那要從漢族經典中尋找訂立其粵字的字選，幾乎不可能。雖然壯族自古就有根據漢字結構已成立的方塊壯字，但壯字的情況遠比粵字混亂，要查找其正字的工作將會非常艱巨。愚見以為，與其徒勞精力於凌亂不堪的壯字中大海撈針，倒不如多快好省另立新字，盡求取得形、聲、義，三者之平衡。

我們再看「麻甩佬」一例。「麻甩」可以獨立成詞，於「麻甩佬」一詞中則用於形容「佬」。「佬」通常指中年男性。所以，「麻甩佬」一詞通常用來稱呼樣子粗魯、好色鹹濕的男人，具貶義。但這個形態生動有趣的詞語其實並非粵語本有，而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交流而成的。清末時法國與比利是於廣東省相當活躍，法國人甚至從清政府奪得總面積達 1300 平方公里的廣州灣為法屬殖民地，面積比連同新界的香港還要大。因此法語和法國文化當時於廣東省影響非同小可。當時廣州有很多法國和比利時來的傳教士醫生。每當有病人上門求醫的時候，就會用法語講「malade」（意為病人）。廣州人對法語一竅不通，以為講的是「男人」的意思，就用了在粵語裏和「malade」發音相近的「麻甩」兩個字代替。因為當時廣州人對外國人甚無好感，於是「麻甩」便有了代指粗魯男人的蔑視意義。久而久之，「麻甩」一詞就融入於粵語廣東話中，其身世就被粵語人遺忘，甚至誤會為廣東話既有之詞彙。其實，「麻甩」一詞並非廣東話獨有。畢竟清末民初時，法國人於中國影響甚廣，於上海更建立了長達 94 年的法租界，因此其在華的語言影響不容忽視。在上海話、無錫話裏，亦稱呼那些遊手好閒的人為「馬郎黨」或者「馬浪蕩」。其中的「馬郎」、「馬浪」都是「馬流」的音變異寫而來的。

既然「麻甩」一詞由西方傳入，繼而在華基因變異而融入漢系語言，那漢字就必定無法提供任何古典文字資源以供參考。雖然「麻甩」一詞的寫法於社會經已可謂根深蒂固，甚至已為粵語人約定俗成所公認的正寫，但「麻」、「甩」兩字標音不表意，其選字幾乎完全肆意無由，既無法表達「好色」之義，亦無法彰顯其詞之源自法語的前世今生。即管「麻」、「癩」兩字某程度上相通，以「癩」代「麻」可以跟有效地表達「麻甩」一詞的「病態」次義，「甩」字依然無法表意。再且，於此用「甩」不符粵文中「甩」字「脫」、「脫掉」的其他意思，無助完善粵字內部邏輯。翻查香港中文大

學網上的《粵語審音配詞字庫》，指「甩」字於粵語中竟然無同音字！那若然我們不造新字，那就要硬吞「甩」字，放棄自我完善粵字粵文的機會。

有時候，即時有所謂的「正字」，其字可能依然千瘡百孔，急需糾正，如「灑」一字。「灑」粵音為「seoi5」，普遍讀為「sir4」，見於「灑滑梯」（義：於滑梯流下玩耍）和「烏灑灑」（義：矇查查，指對事情不了解，不明白，或因些兒作出就作出判斷）。「灑」並非現代所創，其字出現於「灑（sau2）灑」一詞，解「淘米水」，《禮·內則》：「灑灑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灑」亦可用於「豬灑」中，解「豬的糧食」。以「灑」所做的詞橫跨數個朝代，未能盡列。「灑」字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它的用法，而是個字的字形結構。

漢字的總數量是非常驚人的，有「總匯漢字之大成」評價的《康熙字典》，在書後附有《補遺》，「盡收冷僻字，再附《備考》，又有音無義或音義全無之字」，收錄的漢字是4萬多個，而1994年出版的《中華字海》收入了87019個漢字。但普遍通行於民間書信文章和官文的漢字來來去去不外乎三千多個，而這三千多個漢字的結構比其他異體字較為工整有規律。「灑」字是形聲字，「氵」（水）為形，「隨」為聲，但兩者結合後形成了一個又「水」部，又「邑」部，「辵」又部，一女嫁三夫的怪物。我們寫字時要辨清其字的結構，工整地在一個方塊空間內安排不同筆劃，寫出來的字才會美麗。同時間，列印讀物的字體亦要符合茲等原則，讀者閱讀才會舒服暢快。要寫「灑」字以符合漢字書寫的空間原則，一就拆為「氵」、「隨」兩部分，其面積比例一比二；二則拆為三個面積相若的部分，如「游」、「街」、「鐵」等。這是手寫抑或電腦定字都必然要面對的問題。很明顯，兩種拆法都不湊效，因為「灑」字結構上一分為四，而普遍通行的漢字根本沒有這樣的結構，亦不能容納這樣的結構。「灑」字結構部件過多，根本無法於四方盒內安排。與其為「灑」這個僻字在字形上不停改組，倒不如另立新字，推倒重來。

筆者希望以上例子能夠闡明只靠古籍和俗寫以訂立漢字的局限。語言的發展不是線性的。語言與語言的發展路線亦非平行，而是互相交錯，互相影響的。字母與方塊漢字比較，字母體系能較容易和較快地適應和容納外來詞語，而身為語素文字的漢字則可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能把其字收歸並據為己有。所以，古籍和古人智慧顯現不能為現代社會提供所有文字問題的答案。同時間，人民緊貼社會發展，會隨著需要而創立新詞新字。但

坊間往往由於急於應付眼前需要，在沒有統一或有規律的學術主導下，亂造新字。譌變，假借，拼音，自創形聲字等情況氾濫，導致文字體系非常混亂。

筆者認為整理文字的工作不能缺少創造新字這個手段。當然，造字要深謀遠慮，不能不加思索，天馬行空。但天下間除了中國大陸簡化漢字的文字工程之外，所有藏漢語系語言的文字整理工作都沒有造字的成分。愚見以為茲等現象與華人把造字這個行為神化了有關。華人學習漢字，往往第一個聽聞的故事必定是倉頡造字的傳說。有時候故事更會夾雜了什麼倉頡造字的一刻，驚天地，泣鬼神，轟動了天地之間的萬物鬼神等云云。這樣的論述有意無意把造字的行為神化和迷思化，創造新字就因而變成了忌諱。眾人對漢字的理解固化僵化，奪去了後世以創意解決文字問題的權利。這樣守舊的形式主義對文字發展和整理似乎弊大於利。

四、從上海話現況洞悉正字的重要

藏漢語系下的吳語下的上海話，當地人寫為「上海言話」或「上海閑話」，又稱「滬語」。上海話現時流行於上海一帶。上海話於清末民初曾經輝煌一時。由於上海乃華洋混集，中西通商的重要海港，有「東方巴黎」的美譽，於中國的社經地位地位顯赫。上海話亦一時成為了長江下游的經商共同語，甚至成為了上流社會的象徵，地位舉足輕重。二戰後上海元氣大傷，勢力大不如前。1949年後國民政府敗走台灣，中共上台，大量母語為上海話的資本家紛紛逃亡香港或海外。改革開放後，上海再次成為中國大陸最重要的資本中心，但因多年的推普和引入大量外來人口的政策，上海話現時面對前所未見的巨大壓力。推普政策於幼兒園，小學和中學遏止了幼童於關鍵性學習階段吸收上海話知識；上海的高等學府又一概獨用普通話；大量的外省人湧入上海，溝淡了上海資本階級的上海話人口。諸如此類的社經因素導致上海話無法發展其學術和經濟地位，結果現時淪為市井語言，甚至面臨完全徹底滅絕的危機。

吳語上海話式微歸咎於種種不利的社會和歷史因素和政府政策，當然絕無不妥。但從其文字體系解釋吳語上海話傳承遜於粵語廣東話，其由主要為一、簡體字表音偏頗普通話，二、「滬語普寫」，三、蘇白失傳，俗寫混亂。

先簡單討論簡體字對上海話的影響。漢字的標音系統並非完美無瑕，

其邏輯亦間中有所例外，如粵語廣東話中「寺」(ji 6) 身為「時」(si 4)「侍」(si 6)「持」(chi 4)、「恃」(chi 4)的音符，「待」字卻讀為「doi 6」。但整體而言，經過數百年，甚至千餘年的演化，漢字與中華各地語言經已產生了一種相輔相成的微妙關係，每套語言經已有自己的內部邏輯。清末民初漢字簡化運動開始。民國首次簡化漢字嘗試失敗，中共上台後接棒，大力進行漢字簡化，幾經波折後，如二簡字之亂，於改革開放前後幾年終於穩定下來。現時全中國大陸統一使用簡體字。

先不論繁簡之爭，亦暫且不論繁簡孰優孰劣。我們要清楚明白的是，絕大部分簡體字，是以形聲字代替原本的非形聲漢字（「華」變「华」），或者以筆劃較簡較少的音符取代原有音符（「運」變「运」）或索性刪去原本的音符，以其他符號代替（「鷄」變「鸡」。）簡體字透過把繁體漢字形聲化以達簡化的效果，很多時候所選擇的新音符取自普通話音——換句話說就是簡化前和簡化後讀音是否一致以普通話音為標準。這樣做成了很多一個簡體字音對但其他漢語發音不對的情況。譬如粵語中，從非形聲字改為形聲字出現字不符音的例子有「华」（華）、「宪」（憲）；因改掉音符後造成音對粵音錯的例子有「宾」（賓）和「识」（識）；而刪掉音符後無音符的例子則有「广」（廣）、「团」（團）兩者。雖然簡體字中也有源自各地方言既成的俗體字，而有部份的音符於普通話中亦出現字不符音的現象，如「药」（藥），但宏觀簡體字，說對非官話語系的漢語造成文字制度不公，實無誇張。很可惜，如上提到，筆者不懂上海話，未能收錄簡體字於上海話字不符音的例子。但是，其論之邏輯正確無誤，理應不乏例子。相反，粵語廣東話有香港這個沿用繁體字的地區支撐，避開了簡體字對粵音傳承造成的壓力，可以較無拘無束地發展。

另一個嚴重傷害上海話傳承，發揚光大和增加外來用家的原因，是「滬語普寫」的現象。「滬語普寫」通常出現於互聯網上海人居多的聊天室，指滬語人寫的是上海話，但要用普通話的諧音把段落讀出來，才能披露隱藏的上海話句子。同一道理以粵語為例，如「猴賽雷」普通話讀出來會出現「好犀利」的廣東話詞語。回到上海話，「滬語普寫」的例子有：「上海宁」（上海人）和「神民广场」（人民廣場）等。較為複雜的例子則有「册佬棒搓桑挡相挡」和「一刚一刚一刚」。「册佬棒搓桑挡相挡」正字應該為「赤佬搭畜生打相打」，意思為「那些小屁孩在那裏很不成體統地打來打去」。

至於「一剛一剛一剛」，由於同音字繁多的問題，解法很多（故此此句於上海人的網上論壇相當流行），其中一個正字解法為「伊剛伊戇伊講」，意解「他／她竟然說他／她笨」。「一剛一剛一剛」的例子當中，我們要把其句子先以普通話讀出，再以領會，才能騰出上海話的意思。

「滬語普寫」的弊處甚多。首先，「滬語普寫」並無統一，任由用家自由發揮，天馬行空；二、其文幾乎完全標音，毫不表意，對不曉上海話的人，或正在嘗試學習上海話的人來說，若然要做課本外吸收上海話，要過五關斬六將才能明白「滬語普寫」的內容。同時間，以「冊佬棒搓桑挡相挡」／「赤佬搭畜生打相打」為例，前者為「滬語普寫」，不懂上海話的人根本摸不著頭腦，看起來莫名其妙，但後者即使是完全不懂上海話的人，也能透過字義猜測句子整體意思，幾乎略懂一二。顯然；「滬語普寫」增加了方言與方言之間的隔閡；三、「滬語普寫」的現象很容易造成上海話沒有正字，亦不可能有正字的誤解，助長「這種那種非普通話漢語是土話」的社會論調，繼而構成各種非普漢語要面對的傳承壓力。

第三個吳語上海話遜於粵語廣東話的原因是蘇白失傳和民間俗寫混亂。中國語言繁多，其實很早就經已有「我手寫我口」。歷朝歷代的白話文包括官話白話文，粵語白話文，吳語白話文和中州韻白話文，又分別稱為京白，廣白，蘇白和韻白。今天的白話文源自京白，是自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各地白話文競爭博弈後，最具勢力的白話文。後來透過民國和中共政府屢次推行，正式成為「標準漢語」。至於吳語白話文，是明清時期開始使用的一種吳語書面文體，其著名文學作品包括清初的《豆棚閒話》，清中期的彈詞腳本「沈氏四種」：《報恩緣》、《才人福》、《文星榜》和《伏虎韜》，清末民初的《何典》、《海上花列傳》、《海天鴻雪記》、《九尾龜》、《吳歌甲集》，近代朱瘦菊的《歇浦潮》、張恨水的《啼笑姻緣》、秦瘦鵲的《秋海棠》，和當代王小鷹的長篇小說《長街行》等。可見，蘇白不乏文學根基。

然而，蘇白於歷史長河沒有得到好的流傳，今時只活於少數吳語人。現時大部分的吳語人書寫白話時，隨意用字，導致俗字氾濫成災，令人非常容易混淆，甚至連所謂的上海話教科書亦慘受影響。坊間的上海話教材中「我」竟然有「我」、「吾」兩寫，「ve」有「勿」、「伐」、「不」、「弗」，「ge」又有「𪛗」、「額」等。如此未經整理亂七八糟的文字實在令人望而生畏。而且大量俗寫吳字標音不表意，若然要以這樣的系統來學習即等同要死記

硬背，當中的邏輯思維和歷史文化被也通通闖掉，明顯無助彰顯吳語之優雅。

五、正字的重要

雖然，訂立和推廣正字並不一定代表語言的傳承可以一勞永逸，但顯然沒有適當、公認和權威的正字，捍衛和弘揚任何語言的道路必然會荊棘滿途。回歸粵語，若然粵語希望千世萬世傳揚下去，就必需做好粵字的整理工作。這固然對粵語的發展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但對其它藏漢語系的語言其實也有有好處。

就如於本文屢次提到，研究和訂立正字的最大好處是過程和結果能夠完善語言內部邏輯，消除矛盾。這有助粵語人對自己的語言有更深的理解。本文支持的適度有為地創立新字亦有助填補古人和坊間智慧的漏洞，提升粵字的整體自我完整性。同時間，正字運動令社會重新發現到經已於書面語失傳的古老詞彙原來於口語中得以保存，而正字就恰恰扮演著表意和維繫歷史文化的角色。再論，制定正字的工作不多不少都牽涉古文學的研究。於古文中為粵語尋根有助充分彰顯粵語的古風雅氣，繼而提供後世粵語人發展粵文和廣大詞彙。一種語言的文字體系有了邏輯和文化根本，要惡意詆毀，用諷言把它打成土話，也會因而變得艱難。一種語言總不能永遠只靠內部語言用家傳宗接代，或多或少都要外人接棒弘揚，否則很容易自我滅亡。正字減少了和消除了外來人學習粵語時面對的障礙和挫折，有助粵語發揚光大。最後，粵語訂立正字，粵語並非唯一的受益者，其他藏漢語言同樣得益。粵語的詞彙既然有了較為表意的文字，要流通於其他漢系語言也較為容易。其他語言的詞彙就因此得以增加，表達和溝通複雜的抽象概念就更為容易和多變。這間接為粵語和粵語人帶來無可量度的文化軟實力，其好處筆者就不於此冗論贅述。

六、結語

粵語是一種非常美麗的語言，筆者希望他可以萬世不滅，長傳於世。同時希望有朝他日，藏漢十大語系，官、晉、徽、湘、閩、贛、吳、客、粵、平，都有自己完善的文字系統，以便促進各民族、文化平等相處交流。最後，冀望中華文化由此可以得以鞏固，讓她可以遊走於世界萬國之中，分享其優美和智慧，豐富人類文明。

一十又 「有」字

「有」字這個字發明得實在太天才了，一讀就可以明白，名符其實「視而可識，察而見意」——「有」字少了兩劃為「冇」不就是「沒有」的意思嗎？

但更加有趣的，是這個字能夠充分暴露六書說的限制。

「有」字就一定不是形聲字，所以只可能是象形、指事、會意三者其一。它是不是象形呢？這難說，有點似是而非。它沒有了兩劃來表示「沒有」的概念這個表達機制可以說為象形的表現，但即時我們不按照許氏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或者就算包括段玉裁的合體象形說法再以參詳，「有」始終跟「日」、「月」、「女」、「人」、「魚」、「牛」、「龜」、「木」、「水」、「火」、「雨」、「萬」等等有某種表意直接性上的分別。

「有」是指事字嗎？這又難說。「有」不像「本」、「末」、「刃」、「亦」、「天」等明顯取意自一個在象形字上增加指示符號以標示事情的表意機制，那如果他是指事字，就必定是「上」、「下」、「口」、「八」、「厶」等全抽象指事字。但這又不像。這類的全抽象指事字，具有原子性，不能再細分，也不能追溯其結構到另外一個結構上較為原始的漢字。但顯然，「有」源自「有」。指事似乎又說不通。

那「有」是會意字嗎？沒了兩劃，的確能「以見指撝」，但「有」是個獨體字，無法分割拆開，完全沒有「比類合誼」的特徵，根本毫無會意字的合併性這個根本特徵。

「有」屬六書何者呢？

一十 速議「廣東話是否方言」

當年在微信上有一位初蒞報到嘅大陸小伙子，拋咗兩句「粵語方言論」嘅說話，我予以對質，其對話部分如下。

好吧這其實是個語言分類學的問題，說廣府話是粵語的一個方言，或者說北京話是官話的一個方言你肯定都能接受，但當你說到「漢語」這個更加大的概念的時候，討論吳閩客粵諸語是方言還是語言就沒有意義了，因為漢語顯然是一個更大的分類，而吳閩客粵這些方言與官話方言之間的親緣關係又顯然更近於漢藏語係中不同語族間的關係。所以講粵語是漢語的方言 *generally* 不能說是無知的。

回：

首先，「漢語」存在嗎？如果「漢語」只是「漢系語言」(*sinitic language family*) 的簡稱那漢語就絕對不是以一種語言的形式存在，就像印歐語言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一樣不是以語言的方式存在。二、為什麼討論漢語（語系或以「漢語」代稱的普通話）討論吳粵客就沒有意義？如果你這個藏漢語系中藏系和漢系中有更大的差別故此討論漢系內部分別沒有意義的話那只要放到再大那討論藏漢分別也沒有意思了。

不明白為什麼要討論到藏漢語系中藏系和漢系中有更大的差別的語言故此討論漢系內部分別就會變得沒有意義。

其實重點根本不在討論什麼有意思沒有意思。問題徹底在於一個人認不認為粵語是方言，情況 *context* 是什麼，還有理由是什麼。但很明顯，絕大部分的人當他們說粵吳閩客是方言時，他們的理由不是資料錯誤或理解混亂，就是有政治動機和既定立場。

當說「吳閩客粵這些方言與官話方言之間的親緣關係又顯然更近於漢藏語係中不同語族間的關係」來理直「說粵語是方言不是無知」時，我完

全看不到理由。要說這句話是理直和 justify「粵語是方言」的理由時，我得問你「方言」的概念是什麼（你的這個「方言」的定義是一個描述一個語言的本質的概念還是一個形容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概念）？為什麼這個概念合適用於嚴謹的語言學分類？這個概念跟我們日常用於中的「方言」一詞有什麼關係或不同？為什麼按照這個概念和「吳閩客粵與官話之間的親緣關係又顯然更近於漢藏語係中不同語族間的關係」這個事實可以得出「粵語是方言」的結論？

如果一個人堅持粵語是方言但又無法回答以上的問題的話，除非他用「方言」一詞是一種完全 formalistic 形式性沒有內涵，甚至自相矛盾的用法，否則他就必定是無知，或有政治動機。